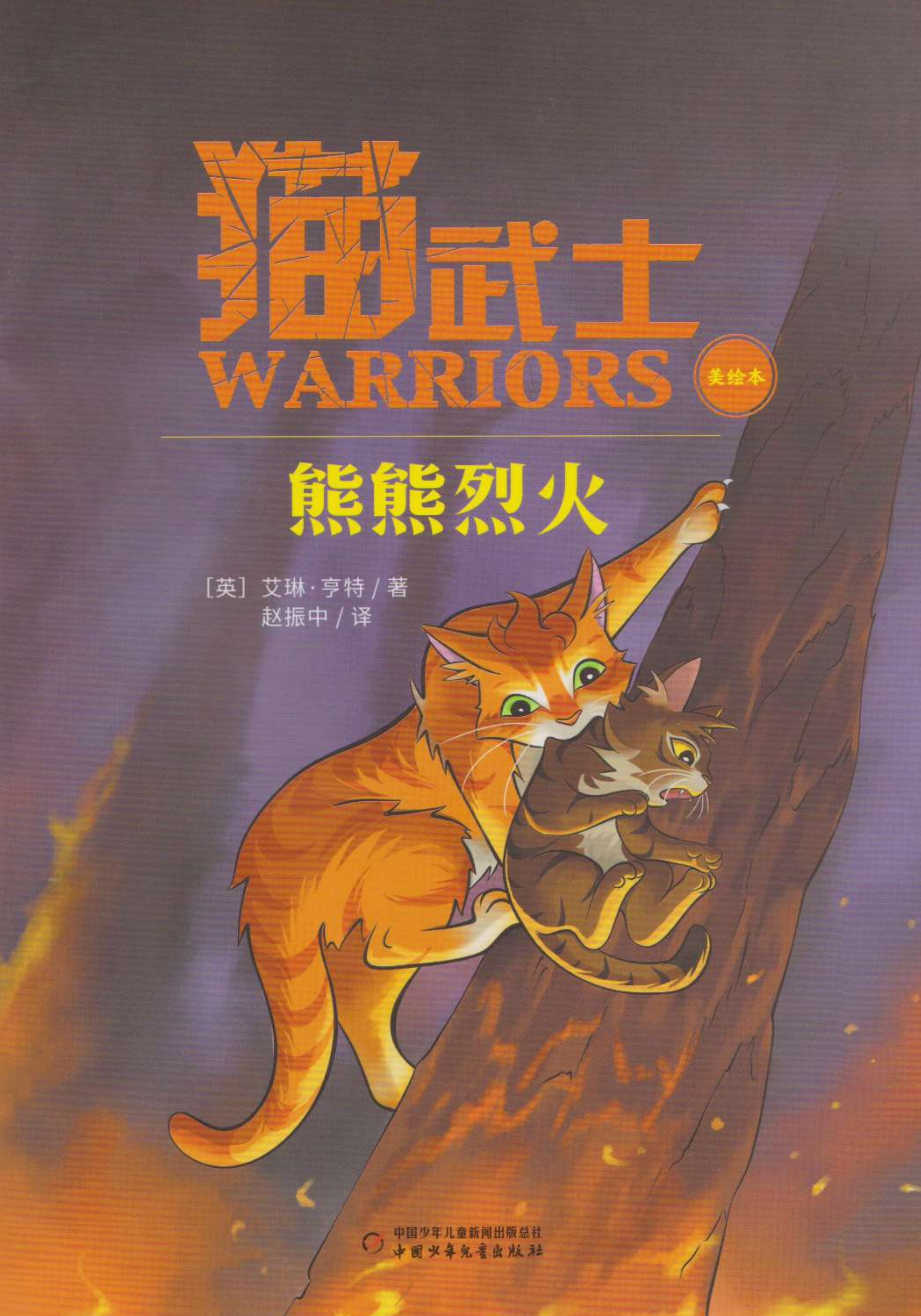
猫武士
WARRI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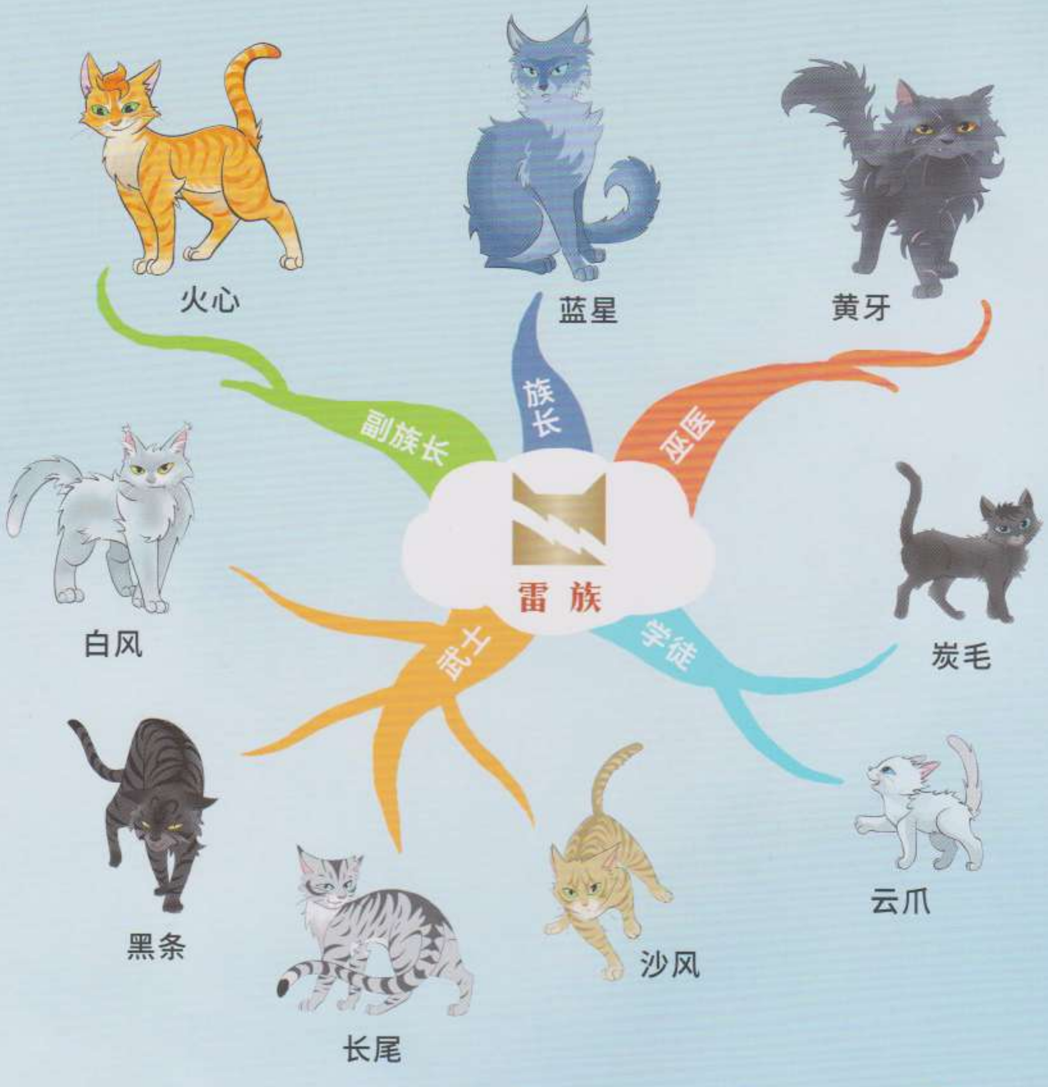
美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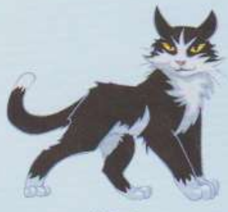
熊熊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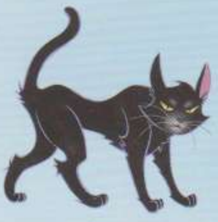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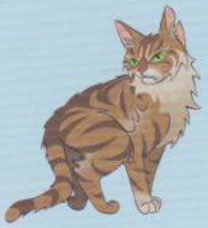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火心
蓝星
黄牙
副族长
族长
巫医
雷族
白风
炭毛
武士
学徒
黑条
长尾
沙风
云爪


高星
族长
风族


夜星
族长
影族


钩星
族长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熊熊烈火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熊烈火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6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8028-1

Ⅰ. ①熊… Ⅱ. ①艾… ②赵… Ⅲ.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68861 号

XIONGXIONG LIEHUO
（猫武士美绘本）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孙 柱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插　　图： 刘 野　　**装帧设计：** 舒穆禄
策　　划： 何强伟　　**责任校对：** 杨 雪
责任编辑： 郭亚丽　　**责任印务：** 厉 静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编 辑 部： 010-57526309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官方网址：** www.ccppg.cn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5
版次： 202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8 千字

ISBN 978-7-5148-8028-1　　**定价：** 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录

第一章　有狗！快跑！ / 1

第二章　改过自新 / 7

第三章　原谅 / 14

第四章　着火了！ / 19

第五章　别无选择 / 24

第六章　逃离火海 / 29

第七章　暴风雨之后 / 35

第八章　黄牙的遗言 / 39

第九章　重建家园 /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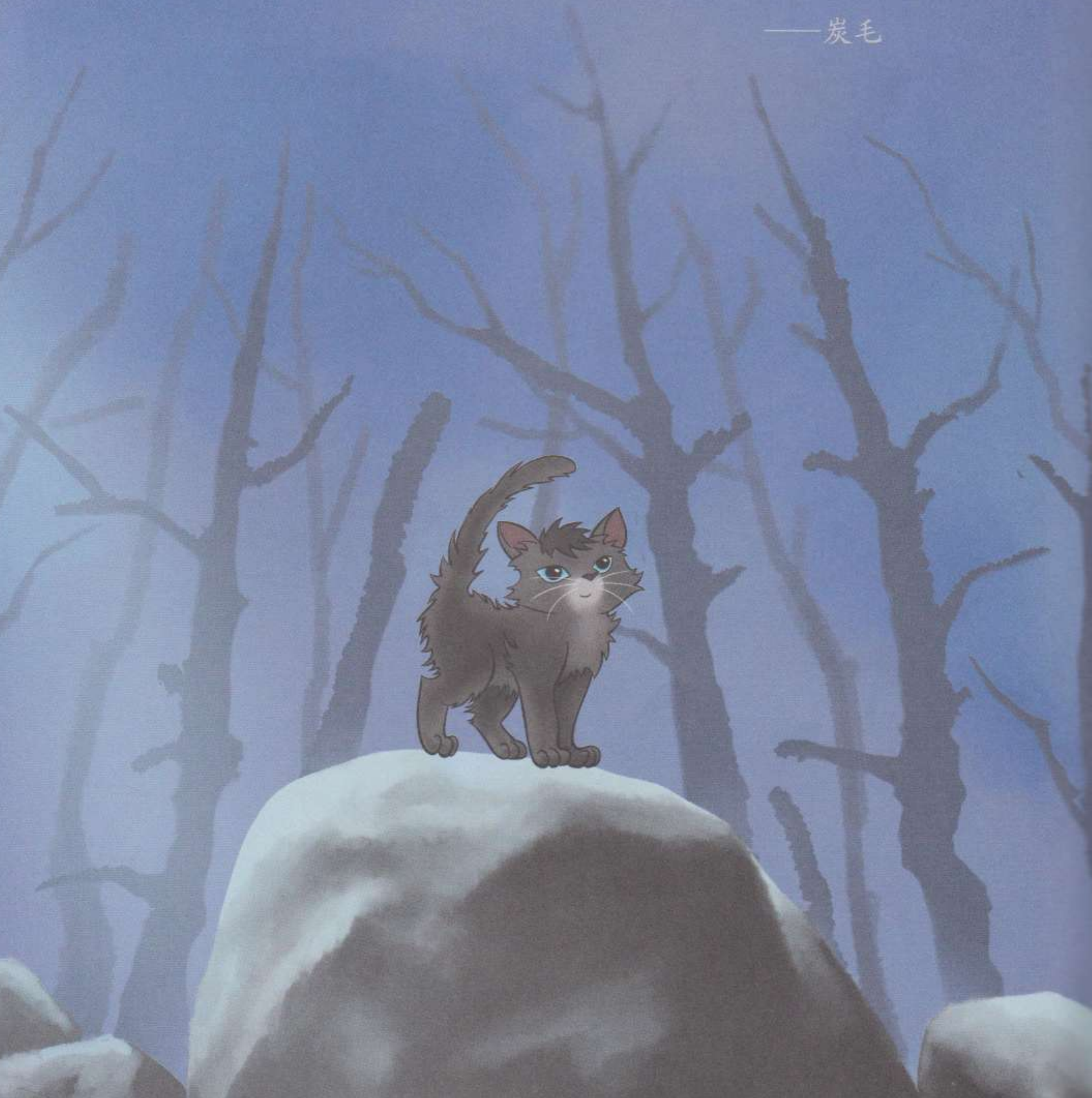
第十章　蓝星的缺席 / 54

第十一章　影族族长竟是他！ / 63

经受这次伤害后，这片森林将会迅速恢复生长，
就像一块断裂的骨头会加速愈合一样。

The forest will grow back quickly, stronger because of the injuries it has suffered,
like a broken bone that heals twice as well.

——炭毛



第一章　有狗！快跑！

有狗！三只猫顿时紧张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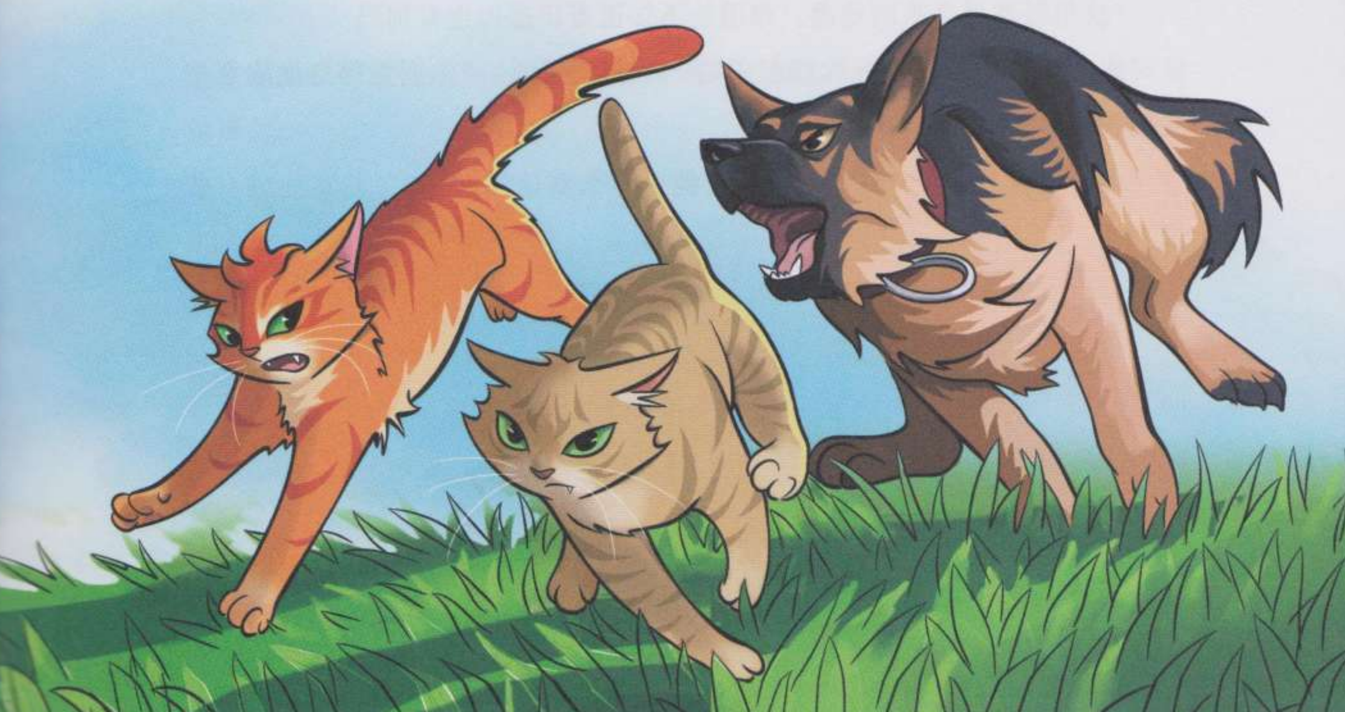
火心听到篱笆墙外的草地上传来沙沙的声音，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狗的强烈气味。忽然，墙外传来汪的一声，吓得火心魂飞魄散，紧接着，他看见一个狗鼻子从墙外面拱了过来。

火心大吼一声："快跑！"猛地转过身。这时，篱笆墙外又传来沙沙声和狗叫声，显然又过来了一只狗。

火心夺路狂奔，沙风跟上，两只猫并肩而逃。他们沿着篱笆墙跑，两只狗在后面紧追不舍。狗的爪子落在地上如擂鼓般咚咚直响，震得地面微微颤抖。火心回过头，看见其中一只大狗正如影随形地追着他们，瞪着眼睛，伸着舌头。火心奔逃之间忽然想到乌爪不见了。

他对沙风悄声说："继续跑，别停下，这种速度它们保持不了多久。"沙风点了点头，步伐更快了。

火心说得没错，当他再次回头看时，那两只狗已经开始与他们拉开距离



了。火心发现前方有一株白蜡树，虽然有点儿远，但如果和那两只狗的距离足够大，他们就能安全地攀上树去。

火心气喘吁吁地对沙风说：“看见那株白蜡树了吗？用最快的速度爬上去。我在你后面。”

沙风上气不接下气地应了一声。两只猫向白蜡树奔去，火心冲沙风喊了一声，沙风嗖嗖几下安全攀上树去。

火心又扭头看那两只狗离他有多远。不料竟然和那只龇着巨大牙齿的狗打了个照面。那只狗得意地吼了一声向他咬来。火心扭身挥出前爪，正中对方的下颌（hé）。他的爪子是那么锋利，就听那只狗痛得惨叫一声。火心又挥爪抓了一把，然后转过身攀上树去，动作的敏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松鼠。他站在树干上朝下望去，只见那只狗气得简直要发疯，不停地狂叫。另一只狗也赶到了，朝树上仰头怒吼。

沙风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以为你要被捉住了！”她顺着树干爬过去紧紧贴在火心身上。两只猫渐渐止住了颤抖。

那两只狗已不再叫唤，在树下走来走去。

沙风突然问：“乌爪在哪儿？”

火心惊魂未定，摇了摇头说：“他一定朝另一个方向跑了。乌爪应该没事，我想这里只有这两只狗。”

“这里既然是乌爪的地盘，难道他不知道麦田这边也有狗吗？”

火心没有回答。沙风眯缝起眼睛，黑着脸吼道：“你不觉得是他故意把我们领到这里来的吗？”

火心生气地说：“当然不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也有些说不准。

“他把我们领到这里后就不知去向，我只不过觉得这件事很怪罢了。”

忽然，一声尖厉的号叫引得火心和沙风透过树叶朝下面望去。是乌爪在叫吗？那两只狗扭过头，想弄清楚声音传来的方位。火心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消失在麦田里。乌爪又叫了一声，两只狗竖起耳朵。它们兴奋地叫唤着，向乌爪躲藏的地方冲了过去。

火心从树上张望。乌爪能摆脱掉这两只狗吗？火心看不见乌爪奔跑的情

形，只见那些大麦成“V”字形纷纷抖动。那两只狗一路上踩倒了许多大麦，可它们怎么追也追不上乌爪，气得大声怒吼。

火心忽然听到一只两脚兽哇啦哇啦的说话声。那两只狗停下脚步，伸着舌头抬起头。火心朝麦田那边望去，只见一只两脚兽正在翻越篱笆，手里拿了两根长长的麻绳。那两只狗极不情愿地穿过麦田向两脚兽走去。那只两脚兽在它们脖子上套了个项圈，然后系在麻绳上。火心松了口气，看着那两只狗耷拉着尾巴、蔫头蔫脑地被牵走了。

“我看你跑得和以前一样快！”

火心吃了一惊，扭头看去，乌爪正从树下攀上来。乌爪冲沙风点点头，随后对火心说：“我真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儿追她，她连它们的牙缝都塞不满。”

沙风站起来从乌爪身边走过，冷冷地问：“难道你以为我们像学徒一样等着你来救吗？”

乌爪说：“我看她还是有些不好惹。”

“我要是你就不去取笑她。”火心说着，跟在沙风后面爬下树。火心不想告诉乌爪说沙风怀疑他故意将他们引入圈套。乌爪不笨——他自己能猜得出来，不过他显得非常自信，对沙风的敌意并没有放在心上。狗的麻烦已经了结了，火心现在只想找到云爪。

乌爪领着他们走到山丘上停下脚步。正如他所说的，凹地里有个两脚兽的巢穴。

火心问："那就是你带云爪去的地方吗？"

乌爪点了点头，火心既紧张又兴奋。如果他们找到云爪后，云爪不想跟他们回去怎么办？而且，就算云爪回去了，大伙儿还能信任一只曾选择宠物猫生活的猫吗？

沙风说："我嗅不到云爪的气味。"火心注意到她的语气里带有怀疑的意味。

乌爪耐心解释道："我上次来的时候，他的气味就已经很弱了。我想是两脚兽一直把他锁在巢穴里的原因吧。"

"那我们怎么把他救出来呢？"

"走吧。"火心不想让他们争吵起来，迈步向山丘下的两脚兽巢穴走去，"我们走近瞧瞧。"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两脚兽的巢穴周围是精心修剪过的树篱。火心穿过树篱向巢穴瞅了瞅，然后身子紧贴地面，竖着耳朵，向最近的树丛爬去。夜晚的花园里花香四溢，火心嗅不到别的气味。他听见身后的草地上有脚步声，转头看见乌爪和沙风跟了过来，他们俩已不再争吵了。火心冲他们点了点头表示感谢，继续向前爬去。

随着接近两脚兽的巢穴，火心感到血液涌上耳朵。忽然间，那道树篱以及树篱外的地方似乎都显得非常遥远。

乌爪领着他们拐过一个墙角，小声说："我就是从这个窗户里看见云爪的。"

沙风哼了一声："两脚兽也可能看到了你。"火心能嗅到她散发出的恐惧气味，知道她的火气并不是冲着乌爪发的，而是因为紧张害怕。

一道灯光从他们头顶上的窗户透了出来，沙风赶紧趴下身子。火心听到巢穴里两脚兽嗒嗒嗒的脚步声。窗户太高，跳不上去。火心爬到窗户正下方，顺着巢穴的墙壁生长着一棵歪歪扭扭的树，火心打量着扭曲的枝干，想着如何爬上去。巢穴里不断传出两脚兽的脚步声。

沙风紧张地小声说："生活在这么闹的环境里，小云爪一定被吵得变成半个聋子了！"

火心再也忍受不住好奇心的煎熬，说："我要上去瞧瞧。"说着，他不理

会沙风的警告，顺着弯弯曲曲的枝干向窗户上爬去。

火心爬上窗棂（líng），内心狂跳不止。

巢穴里，一只两脚兽正站在往外冒气的东西前面。巢穴里的灯光很晃眼，儿时宠物猫生活的回忆瞬间涌上火心的心头。他知道自己正往厨房里瞅，那是两脚兽准备食物的地方。他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吃干燥无味的食物、喝刺鼻且带有金属味的水的那段日子。火心立刻撇开这些回忆，收拾心情，开始寻找云爪。

两脚兽巢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木片搭成的小盒子，他看见里面蜷着一个白色的身影，顿时激动得四肢颤抖起来。这时，那个身影从小盒子里走出来，跑到两脚兽的脚边汪汪叫了起来。是一只狗！火心极度失望之下，差一点儿从窗户上摔下来。云爪到底在哪儿？

那只两脚兽弯下腰轻轻拍了拍吠（fèi）叫的狗。火心懊恼地低嘶了一声，然后坐立起来，却突然大吃一惊，原来他看见云爪走进巢穴里。那只狗叫唤着向云爪冲过去，火心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以为云爪必定会弓起背和那只狗对叫，不料云爪根本不去理会它。

云爪突然跳上巢穴内侧的窗户，火心急忙趴下身体，生怕被叫唤的狗看见。他悄声对乌爪和沙风说：“他在里面！”

沙风问：“他看见你了吗？”

火心小心翼翼地抬起头，但身子仍紧贴在窗台上。云爪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对火心的脑袋视而不见。他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快乐的神情，他也瘦多了。火心顿时感到十分宽慰，这足以证明云爪并没有适应宠物猫的生活。

他坐起身，爪子搭在将他们隔开的窗户上。他用爪垫在窗户的玻璃上擦来擦去，为了避免惊动狗和两脚兽，他不敢将利爪伸出。云爪的耳朵动了动，一扭头便和火心打上了照面，喜出望外地发出了一声尖叫。

尖叫声吓了两脚兽一跳，它转过身。火心急忙从窗台上跳了下来。

沙风问：“出什么事了？”

“云爪看见我了，但我想两脚兽也看见我了！”

乌爪催促道：“我们该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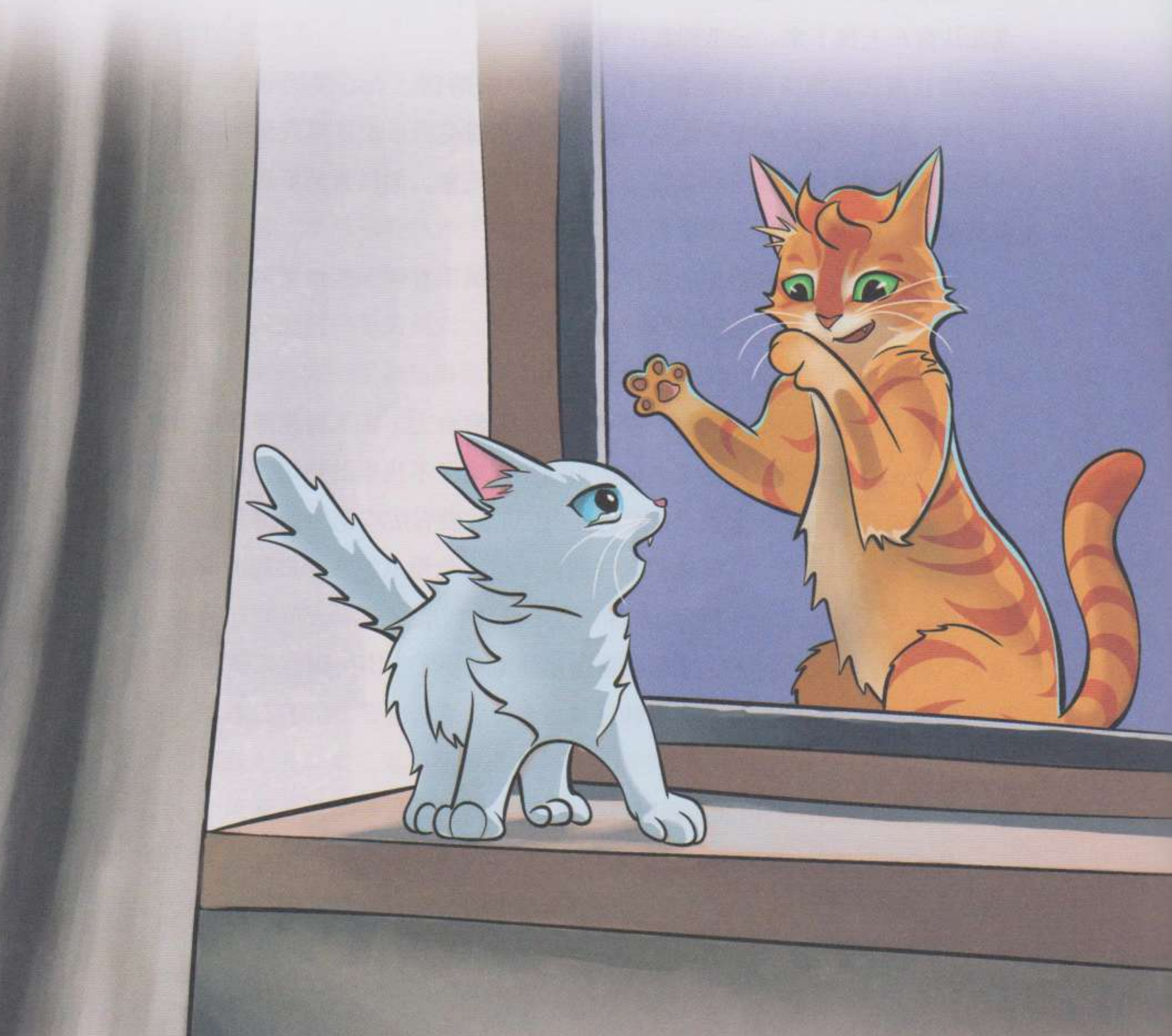
火心悄声说：“我不走，你们两个可以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云爪出来。”

沙风瞪着他说：“你想要干什么？如果它们把狗放出来怎么办？”

火心固执地说：“云爪已经看见我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我必须要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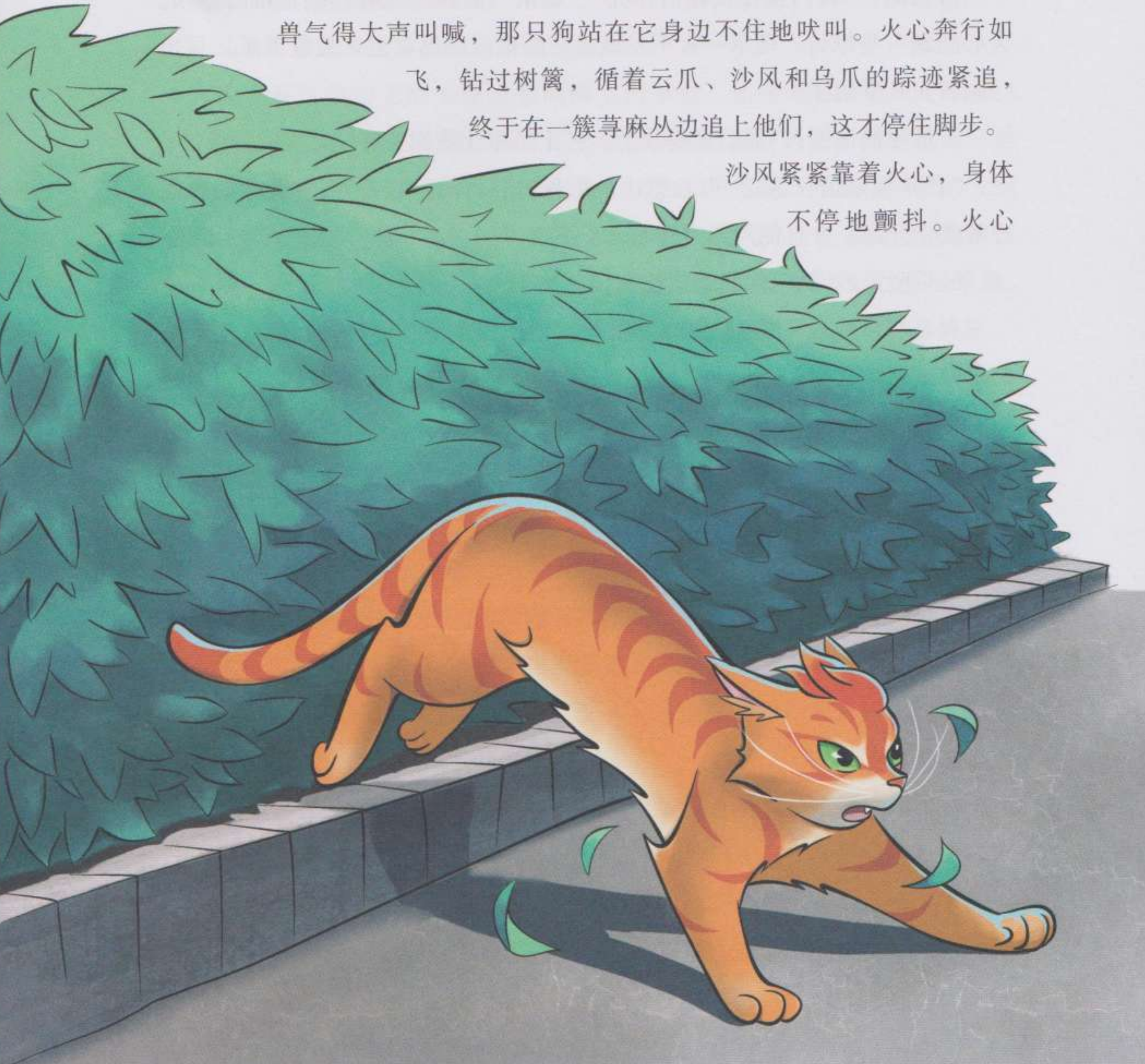
说话之间，他们身后响起吱呀一声。火心急忙扭头，看见光亮从门内照了出来，把花园照得透亮。光亮中影子闪动，一只两脚兽走出门来。

火心惊呆了。现在躲避已经来不及了，他知道两脚兽已经看见了他们。那只两脚兽叫了几声，然后向他们慢慢走过来。三只猫吓得挤在一起，眼看着两脚兽越来越近。火心听到沙风惊惧之下呼吸都在颤抖，他惊慌地抬头看着，看着两脚兽渐渐逼近。这下他们完蛋了！



第二章　改过自新

“快！这边！”云爪急促的喊声让火心吃了一惊。他看见一个白色的身影从门内出来向草地上奔去。两脚兽闻声转身，就在它分神之际，沙风和乌爪嗖的一下擦着火心的身体奔了出去，火心急忙撒腿追赶。在他们身后，两脚兽气得大声叫喊，那只狗站在它身边不住地吠叫。火心奔行如飞，钻过树篱，循着云爪、沙风和乌爪的踪迹紧追，终于在一簇荨麻丛边追上他们，这才停住脚步。沙风紧紧靠着火心，身体不停地颤抖。火心



扭过头，看见云爪正睁着大眼睛凝视着自己。看到自己的学徒没事，火心终于松了口气，随即他又为云爪在族群中的地位担心起来，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云爪垂头说：“谢谢你们来。”

火心脱口而出：“你想回族群吗?”既然云爪安全了，火心一心想的就是他还想不想回雷族。

云爪仰起脸，神色黯然地说：“当然想了！我知道自己不该和两脚兽们混在一起，我已经得到了教训。我保证再也不敢了。”

沙风问：“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她语气温和，没有丝毫责难的意味。火心感到有些惊讶。乌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尾巴卷过来盖住前爪，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云爪迷惘地说：“你们来找我了，必定是想让我回去呀。”

“我希望能信任你。”火心想让云爪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我希望你能理解武士守则，并且能严格遵守它。”

云爪坚定地说：“你能够信任我!”

火心严肃地说：“就算你能说服我，你认为族里其他猫会相信你吗?他们都知道你和两脚兽走了。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信任一只抛弃族群、选择宠物猫生活的猫呢?”

云爪反抗说：“可我没有选择宠物猫生活！我属于族群。我是被两脚兽强行带走的!”

沙风小声说：“别对他太苛刻了。”

火心没有料到沙风竟会对云爪抱有这般同情的态度，也许是云爪认真坚定的眼神说服了她，火心希望族里其他猫也能像沙风一样。火心再也发不出火来，他上前在云爪的脑袋上舔了一下，警告说：“以后一定要听我的话!”云爪连声答应。

乌爪静静地说：“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如果你们想在中午之前赶回营地，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火心点了点头，对沙风说：“你能上路吗?”

“能。”沙风伸展了一下前腿。

火心说："好，我们最好现在就走。"

乌爪一直把他们送到通往高地的山坡脚下。此时天边已经隐隐透出亮光，由于是夏天，所以太阳出来得早。这说明他们走得着实不慢。

火心和乌爪对触了一下鼻子，说："谢谢你，乌爪，谢谢你来找我。我知道，对你来说回到森林里很不容易。"

乌爪低头行礼说："尽管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们的友谊永远存在。"

火心恋恋不舍，叮嘱乌爪说："虎掌可能并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但我们不能低估他。你要多加小心。"

乌爪严肃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火心看着他的老朋友穿过布满露水的草地，消失在矮树丛里。他说："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就能在风族的早班巡逻队出来前赶到'四棵树'。"他迈步向坡上走去，云爪和沙风走在他左右。太阳升起前，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风族领地里走动。等他们走到獾（huān）的废穴处时，太阳已经露出了地平线，向大地投送出第一缕曙光。云爪睁大眼睛，陶醉于这壮丽的景象。火心见了，心里升起希望，觉得他的小学徒能够遵守诺言，生活在丛林里。

云爪喃喃说："我能嗅到家的味道。"

沙风将信将疑地说："真的？我只能嗅到獾的臭味！"

"而我则嗅到了雷族入侵者们的气味！"

火心等吓得急忙转身。只见风族的副族长坏脚从灌木丛里闪身出来，跳到獾穴顶端。他又瘦又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倒也名副其实。火心知道风族猫个头虽然不起眼，但行动时都灵活敏捷，这是其他族群的猫所不能比的。

一阵沙沙声过后，泥掌从灌木丛里走出来，绕到火心他们身后，断了他们的后路。

泥掌喊道："网爪！"

那名曾经跟随泥掌的虎斑猫学徒也走了出来。火心内心狂跳，想知道对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武士。

坏脚低嘶着说："你似乎把风族的领地当作第二个家了。"

火心没有搭话，而是嗅嗅空气。没有更多的风族猫了，他们现在实力相

当。他回答说：“我们想去高地那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他尽量保持语气平和。虽然他不想引发冲突，但他不能忘记此前泥掌对自己和蓝星的羞辱。

坏脚眯缝起眼睛，说：“你还想去高石山吗？蓝星在哪里？她死了吗？”

沙风弓起脊背，厉声喝道：“蓝星很好！”

泥掌吼道：“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云爪面对武士们毫不畏惧，细声细气地说：“我们只不过路过这里罢了。”火心听了肌肉紧绷起来。

坏脚吼道：“看来不只是火心需要学学什么叫尊重了！”

火心眼角余光看见坏脚晃了一下尾巴。这是进攻的信号，火心知道双方激战已不可避免。坏脚从獾穴上纵身跳到火心的背上，火心急忙倒地打滚，把坏脚摔了下去。坏脚站起身，转身对着火心低嘶说：“动作不错，不过慢了些，这是丛林猫的通病。”说着又扑了过来，火心侧身避开，感觉到坏脚的爪子从耳边擦过。

他生气地说：“对付你足够快了。”说完，他后腿一曲一弹，朝坏脚扑了过去。这一下可把坏脚撞得头昏眼花，几乎喘不过气来，不过他仍能够勉强站立。坏脚缓了口气，随即如毒蛇般向火心发起回击，一爪扫中火心的鼻子。火心疼得直吸冷气。他立刻挥动前爪反击，一下子插进坏脚的皮毛里。他牢牢抓住坏脚的肩膀，随即跳到对方的背上，把坏脚的头使劲往地上按。

就在他压住坏脚的时候，那名风族学徒网爪早已逃之夭夭。沙风和云爪合力将泥掌逼入灌木丛。沙风用前爪抓，云爪则用后脚踹。泥掌发出一声惨叫，转身逃走了。

火心伏在坏脚耳边低嘶着说：“想让我尊重你，只怕你还不够格。”说完，他狠狠地在坏脚的肩头上咬了一口，才放开对方。坏脚怒吼着逃进灌木丛。

火心喊道：“走吧，我们最好在他们找来帮手之前离开这里。”

沙风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云爪则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吹嘘说：“你看见他们逃走了吗？看来我接受的训练还没有完全生疏呀！”

火心喝道：“嘘！我们快离开这里。”云爪吓得不敢再说，但目光中仍然神采飞扬。三只猫并肩冲下山坡进入“四棵树”，离开了风族的领地。

沙风边跑边小声说：“你看见云爪打斗了吗？”

“我只看了个末尾，那时他在帮你赶跑泥掌。”

“在那之前呢？”她的声音平静里透着激动，“他只用了三个回合就把那名风族的学徒赶跑了，那只可怜的小虎斑猫被吓坏了。”

火心为自己的学徒感到自豪，他谦虚地说：“网爪可能只是刚开始接受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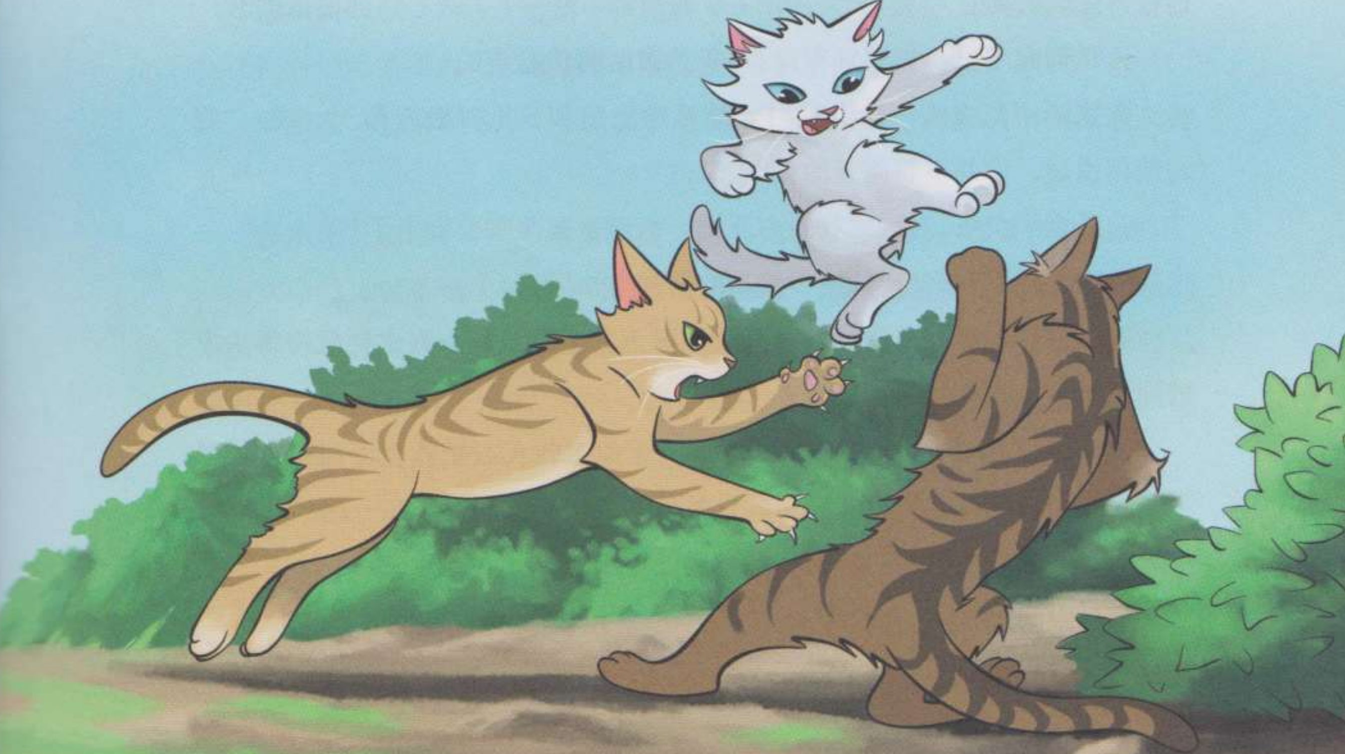
沙风说：“但云爪这一个月在两脚兽的巢穴里一点儿训练也没有做！他的体形都走样了，但仍……”她顿了顿，“我真的认为，云爪一旦接受训练，他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

云爪在他们身后高声说道：“嘿！快承认吧！我真的很棒，是不是？”

沙风乐得须子颤抖：“但他还得学会谦虚！”

火心没有说话。沙风对云爪的信心让他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但他仍在怀疑他的外甥最终是否能够理解武士守则。

三只猫迅速通过丛林。树林里鸟儿欢唱，到处弥漫着猎物的香味，但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狩猎，火心只想尽快回到营地里。他心里焦急万分，总有种不祥的预感。暴风雨正如一只巨猫渐渐临近，时刻准备跳起来用它力大无



穷的爪子把这片丛林撕碎。三只猫接近营地，火心加快速度三蹦两跳地冲向沟底。他心里不停地祈求星族保佑别让虎掌趁火打劫。他把沙风和云爪落在身后，穿过金雀花通道奔进营地。只见营地里的情形和他离去时没什么两样，火心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几只早醒的猫正在空地边晒太阳。他们抬起头，火心和他们打了个照面，看见他们晃动着尾巴，目光中充满了焦虑。

白风走上来对火心说：“很高兴你安全地回来了。”

火心歉疚地低下头说：“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乌爪来找我，说他发现了云爪。”

白风说：“是的，亮爪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

就在他们说话的这会儿工夫，沙风和云爪从金雀花通道里走了进来，所有猫都转头惊讶地看着云爪。

沙风走到火心身边，向白风点头致意。云爪低眉顺眼地坐在沙风旁边，卷过尾巴盖住爪子。

白风打量着云爪说：“我们以为你和两脚兽走了。”

“是啊。”黑条慵懒的声音隔着空地传了过来，他正卧在武士巢穴门口，“我们理解你重返宠物猫生活的决定。”他站起来走到白风身边。其他猫好奇地在一旁默默观望，等待云爪的回答，眼睛都不眨一下。火心感到很是焦虑。

云爪仰起下巴，高声宣布说：“我是被两脚兽偷走的！”

大家听了都大吃一惊，这时，蜡爪冲上前和云爪对触着鼻子，说：“我对他们说过，你并不想离开的！”

云爪点了点头，说：“我竭力反抗，但还是被两脚兽带走了！”

纹尾在育婴室门口叫道：“典型的两脚兽作风！”

火心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情景。难道云爪凭借自己的一面之词就博得大家的同情了？

云爪愤愤地说：“幸亏乌爪发现了我，他来找火心把我救了出来。如果不是火心和沙风，我仍被关在两脚兽的巢穴里，和那只狗关在一起！”

“狗？”团毛惊惧的叫声从长老巢穴处传来。

一只眼问：“他说有狗吗？”

云爪回答说：“是的，我和它关在一起，而且它没有被拴住！”

火心看见长老眼里充满了紧张的神色。

蜡爪气愤地摇晃尾巴，问：“它攻击你了吗？”

云爪承认道：“那倒没有，但它总是叫个不停。”

火心截断他的话说：“你可以稍后再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你的伙伴们听，你需要休息。现在大家都需要知道的是，你已经从这次经历中得到了教训，而且从现在起，你将认真遵守武士守则。”

云爪反抗说：“但我还没有说遇到风族巡逻队的事情哪！”

“一支风族巡逻队？”黑条的目光从云爪转到火心，“那就能解释你鼻子上的伤口了，火心。他们把你们赶跑了吗？”

沙风瞪着黑条说：“事实上，是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而且云爪战斗起来简直就像名武士一样。”

白风惊讶地看了看云爪，说：“是吗？”

火心插嘴说：“是的，他独自打败了一名风族学徒，然后又帮助沙风打跑了泥掌。”

“干得漂亮。”鼠毛低头向云爪行礼，云爪落落大方地点头回礼。

黑条问：“事情就这么结了？我们让他回来吗？”

白风缓缓说：“嗯，当然了，这件事只能由蓝星决定。但雷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武士。我认为拒绝云爪回来是很愚蠢的。”

黑条嗤之以鼻地说：“一旦我们遇到麻烦，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不会又跑开呢？”

云爪生气地说：“我不是宠物猫，而且我也没有跑开，我是被偷走的！”

火心看见黑条恼火地曲着爪子，赶紧说：“黑条的看法也有道理。”虽然不情愿，不过他认为其他猫难保也有类似黑条的担心。光凭自己的嘴说恐怕很难使他们重新信任云爪。火心说：“我去和蓝星谈谈，白风说得没错，这件事得由她来决定。”

第三章 原谅

“火心？”蓝星抬头看见火心顶开挂在门口的苔藓走了进来。她仍躺在窝里，身上的毛蓬松散乱，眼睛里充满了焦虑的神色。火心不由得怀疑自从上次见过她之后，她是不是一直没有活动。

火心报告说：“云爪回来了。”最近这些天，他根本摸不透蓝星的心思，于是只好开门见山地说：“他从高地那边的两脚兽领地里回来了。”

蓝星惊讶地问：“他自己找到路回来的？”

火心摇了摇头，说：“是乌爪看见他后跑来告诉我的。”

蓝星苍老的双眼中透着迷惘的神情：“乌爪？”

火心尴尬地提醒她说：“哦！他是虎掌原来的学徒。”

蓝星生气地说：“我知道乌爪是谁！他来雷族的领地里干什么？”

火心说：“他来告诉我关于云爪的消息。”

蓝星稍稍侧过头，喃喃说：“云爪，他回来了？他为什么回来？”

“他想重回雷族，他是被两脚兽强行带走的。”

蓝星喃喃说：“这么说，是星族让他回家了。”

火心补充道：“乌爪帮了忙。”

蓝星低着头，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星族想让云爪去寻找一种族群外的生活，也许我错了。”蓝星转头问火心：“乌爪帮了你的忙？”

“是的，他带着我们找到了云爪被关起来的地方。他还使我们免遭恶狗的毒手。”

蓝星突然问：“你们把虎掌背叛的事情告诉乌爪后，他说了什么？”

火心没有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结结巴巴地说：“嗯，他……他当然很吃惊啦。”

蓝星懊恼地说：“但他曾提醒我们当心虎掌，是不是？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为什么不听他的忠告呢？”

火心安慰蓝星：“那时乌爪还只是名学徒罢了。每一只猫都尊敬虎掌，他把自己的祸心掩藏得很好。”

蓝星叹了口气：“我看错了虎掌，还误会了乌爪，我该向他道歉。”她抬头看着火心，难过地说：“我该邀请他回到族群里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乌爪并不想回来，蓝星。我们就让他生活在两脚兽的领地里吧，和巴利生活在一起。他在那里过得很快活。你曾对我说过，他能在族群之外找到一种更适合他的生活。你是对的。”

蓝星苦恼地说：“但我在云爪的事情上想错了。”

火心感觉到谈话逐渐失控，故意装作信心十足的样子说：“我想族群生活最终会适合他的，但我们是否接纳他重新回到族群只能由你来决定。”

“我们为什么不接纳他？”

火心坦白说：“黑条认为云爪应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宠物猫的生活中去。”

“你怎么想呢？”

火心深吸了口气说：“我认为云爪和两脚兽生活的这段时间已经让他明白，他的心和我的一样，都属于这片丛林。”

蓝星两眼放光，同意说：“太好了，他可以留下来。”火心松了口气。

“谢谢你，蓝星。”

云爪能够重新被族群接受让火心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他仍然心存疑虑。云爪在同风族巡逻队的战斗中表现得很出色，而且回到营地时也显得很高兴。但是，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呢？

蓝星想了想，又说：“我们还应该告诉大家，如果在我们的领地里看见乌爪，他们应该把他当作好朋友一样热情招待。”

火心感激地低头行礼。乌爪在族群里的朋友很少，这主要归因于原来他对虎掌的猜疑，但雷族里任何猫都没有理由对他抱有怨恨。他问：“嗯，你什么时候向大伙儿宣布云爪的事情呢？”整个族群都想看见他们的族长再次出现在高岩上。

蓝星命令道：“你告诉他们吧。”火心感到非常失望。难道蓝星已经到了不能面对自己族群演讲的地步了吗？火心很想让大家确信是蓝星决定让云爪

留下来的。蓝星在巢穴里待了这么久，族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交给火心处理，大伙儿怎么能相信这是族长的决定呢？如果她自己当众宣布此事，就连黑条也不能抱怨了。

火心一言不发地站着，心绪此起彼伏。

蓝星疑惑地眯缝起眼睛，说：“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火心闪烁其词地说：“也许该由黑条告诉大家。说来说去，就他对此持反对意见。”

蓝星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的神色，火心吓得气都不敢出一口。只听蓝星说：“你变得精明了，火心。你说得没错，这个消息应该由黑条来传达，叫他来见我。”

火心偷看蓝星的表情，想知道她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狡猾而不快，有没有因为要见黑条而烦恼，但蓝星的神情并没有透露出丝毫异样。于是火心向她告退。

黑条还待在原地，坐在那里等蓝星的处理决定，其他猫则像往常一样各干各的事去了。当火心从高岩下走出来时，空地上的几只猫好奇地向他望过来。

火心直视着黑条的眼睛，极力掩饰自己胜利的喜悦。火心朝蓝星的巢穴点了点头，向黑条示意蓝星想见他。火心和黑条擦肩而过，向猎物堆走去。虽然现在还没有到中午，但猎物已经堆得冒尖了，火心看了满意地想：狩猎队干得不错。他又累又饿，衔起一只松鼠走开了。他想：如果暴风雨要来，那就赶快来吧。

火心去荨麻丛的路上，绕道去了一趟学徒巢穴。他看见云爪独自坐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一只麻雀。

云爪看见他过来，赶紧咽下嘴里的肉，焦急地问：“她说什么了？”

火心放下松鼠，说：“你可以留下来。”

云爪发出一声欢呼，高兴地说：“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去训练？”

火心一想到训练，四肢就疲惫得酸痛，他说：“今天恐怕不行，我得休息一下。”

云爪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

火心向他保证道：“明天一定训练。”云爪对于步入旧时的生活轨道这么积极，火心很高兴。火心说：“顺便说一下，你的故事编得不错，就像一次历险似的。”云爪尴尬地垂下头，火心继续说：“但只要你遵守武士守则，我就会一直让大家相信你是被两脚兽‘偷走’的。”

云爪嘟囔道：“但我就是被偷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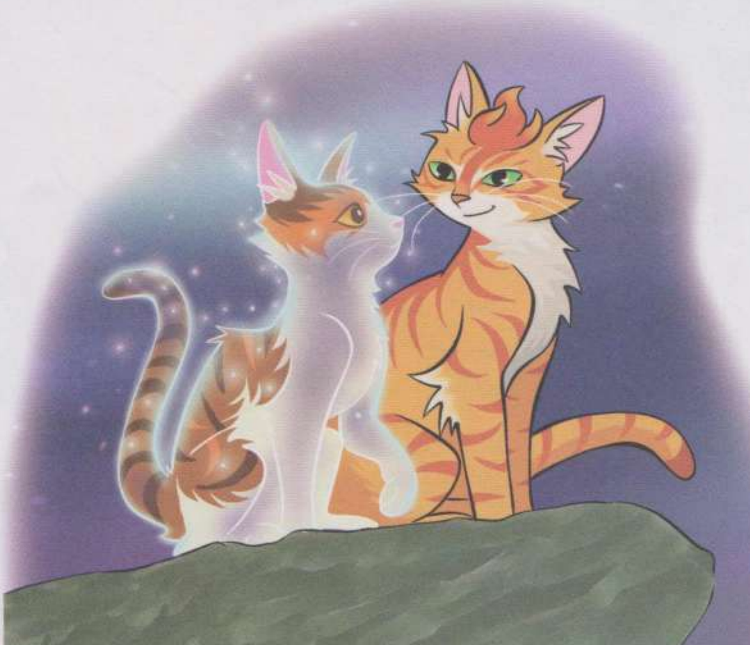
火心严厉地看着他说：“我们都知道那不完全是实情。如果我再发现你去两脚兽的围栏那里，我就亲自把你逐出族群！”

云爪说：“是，火心，我知道了。”

火心高兴地回到巢穴，躺在窝里。今天的训练进行得十分顺利。云爪还是头一回这么听话，而且不可否认，云爪的格斗技能越来越好了。他迷迷糊糊地想：希望这种情况能持续下去。

梦里，火心来到丛林里。一棵棵大树从浓雾中涌现出来，从他身边呼啸而过，转眼又消失在云雾里。火心大声喊叫，但周围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他四处寻找界标，但雾太大了，根本辨不清方向。火心越来越害怕。黢（qū）黑的大树纷纷向他拥来，擦着他的身体飞走。他嗅了嗅空气，嗅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身上的毛立刻竖立起来。这股气味他闻过，但叫不上名字。

忽然，他感到一个柔软的身体贴在自己身上，周围飘起一股让他心痛的熟悉的气味，如同一汪清泉，抚慰他焦虑不安的心灵。是斑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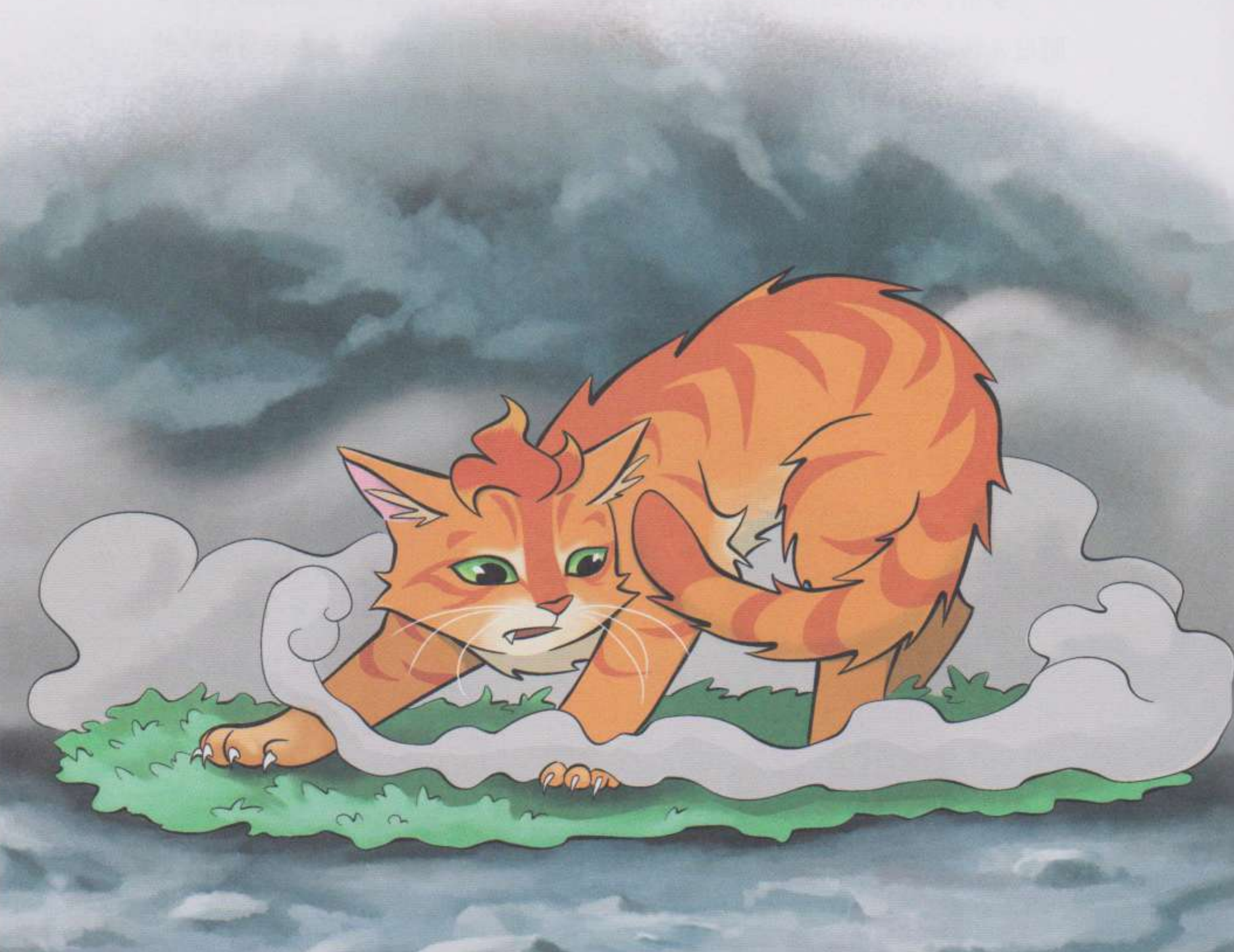
火心问：“出什么事了？”斑叶没有回答。火心转过身，因雾气太大，斑叶的面容只能依稀辨别，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的神色。这时，两脚兽的尖叫声划破了沉寂。

两只两脚兽从雾里跑了出来，它们的面容因为恐惧而扭曲变形。火心感觉到斑叶离开了，转头看见她消失在云雾里。火心害怕极了，眼看着两脚兽朝自己冲了过来。它们脚步重重地踏在地面上，如擂鼓般咚咚直响。

火心从梦中惊醒。他猛地睁开眼睛，惊惧地环顾四周。情况不对！梦里的情形进入了现实世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一团奇怪的、令人窒息的烟雾透过树枝飘进巢穴。火心跳起身爬出巢穴。树林间隐隐透着橘红色的亮光。难道天快亮了？

烟雾越来越浓烈，火心忽然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惊出一身冷汗。

着火了！



第四章　着火了！

火心大吼一声："着火了！快醒醒！"霜毛跌跌撞撞地爬出巢穴，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火心命令道："我们必须立即离开营地！告诉蓝星森林着火了！"

他跑到长老巢穴外大喊："着火了！快出来！"然后他奔向从巢穴里迷迷糊糊走出来的学徒们，叫道："离开营地！到河边去。"云爪睡眼惺忪，迷惘地看着他。火心催促说："快到河边去！"

蓝星在霜毛的陪同下走进空地，面部因恐惧而扭曲。霜毛用鼻子顶着她往前走。

火心摇晃尾巴大声招呼："这边！"冲过去和霜毛一起引着蓝星朝营门口走去。群猫纷纷从他们身边经过，向营外奔去。

整片森林似乎在咆哮吼叫，其中还隐隐夹杂着两脚兽的尖叫声。浓烟灌进空地，照进来的火光越来越亮了。

蓝星走到营门外才开始奔跑起来。众猫你推我挤，向沟外爬去。火心命令道："往河边走。大家相互照顾，别让周围的猫掉队。"面对这喧闹、杂乱、惊惶的局面，火心的头脑忽然异常冷静，如一池冰水。

火心跑到柳带身边，她的幼崽们正吃力地跟在妈妈身后。柳带嘴里衔着最小的幼崽，由于她走起路来生怕踢到幼崽，因此行动十分迟缓。

火心问："金花在哪儿？"

柳带用鼻子指了指方向，然后朝沟外爬去。火心点点头。目前至少有一名猫后和她的孩子们平安离开营地，火心多少感到些宽慰。他看见长尾已经爬到了半坡，急忙叫住他。长尾又从坡上下来。火心衔起柳带的一只幼崽递给身边的鼠毛后，衔起另一只交给过来的长尾。他知道柳带见到孩子们安安全全的才会放心奔跑，于是命令道："你们带着孩子和柳带一起走！"

火心站在沟底看着大伙儿往沟外爬。浓烟席卷而来，遮住了天空，把银

毛星带遮挡在烟雾外。那一瞬间，火心忽然想：星族看见这一切了吗？他看见蓝星在群猫的簇拥下已经爬上了沟沿。火心一边往坡上爬，一边扭过头看，只见大火已经蔓延至沟内，烈火遇干柴，气势汹汹地向营地扑去。

火心爬上沟沿，对奔逃的群猫叫喊道：“等一下！”群猫站住脚步转头看他。烟雾刺得大伙儿都睁不开眼睛。火心问：“有没有猫掉队？”

云爪喊道：“半尾和团毛在哪儿？”

众猫面面相觑（qù），小耳回答说：“他们没和我在一起。”

白风说：“他们一定还在营地！”

喧闹声中突然响起金花的惊叫：“黑莓崽在哪儿？我爬坡的时候他还在我身后！”

这意味着族里有三只猫不见了。火心心急如焚。他说：“我会找到他们的。你们留在这里太危险。白风和黑条，确保大家安全到达河边。”

沙风挤开群猫走到他身边，反对说：“你不能回去！”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担心。

火心说：“我必须回去。”

沙风说：“我和你一起去。”

白风叫道：“不行！我们的武士已经不够用了，我们需要你帮忙带着大伙儿到河边。”火心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我和你一起去！”

火心吃惊地看着炭毛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她说：“我不是武士。如果遇到敌族的巡逻队，反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火心喝道：“不行！”他不能让炭毛冒生命危险。接着，他看见黄牙分开众猫走了过来。

黄牙对炭毛说：“我虽然老了，但腿脚比你灵活。族群需要你的医术。我和火心一起去，你和族群待在一起。”

炭毛张开嘴巴想要说话，火心急促地说：“现在没时间争论了。黄牙，你和我一起去，其余猫往河边走。”

说完，他不等炭毛分辩，就往烟雾弥漫、炙（zhì）热的沟内爬去。

火心胆战心惊地爬到沟底。他能听见身后黄牙的喘气声，虽然黄牙还不

算老，但浓烟已让她感到呼吸困难。

大火已经烧到了营地的围墙，火舌贪婪地吞噬（shì）着干枯的金雀花秆，不过营地内尚未起火。长老巢穴离得最近，火心眯着眼睛向那里摸去，枯枝在燃烧中噼啪作响。

营地内炙热难当，似乎大火随时都可能烧进来。

火心看见半尾的身影蜷缩在一根树枝下，团毛则卧在他的旁边，嘴里衔着半尾颈背上的皮毛，似乎是在拖拽半尾的过程中跌倒了。

火心悲伤地停下脚步，但黄牙从他身后冲上去，拖着半尾的身体往营门口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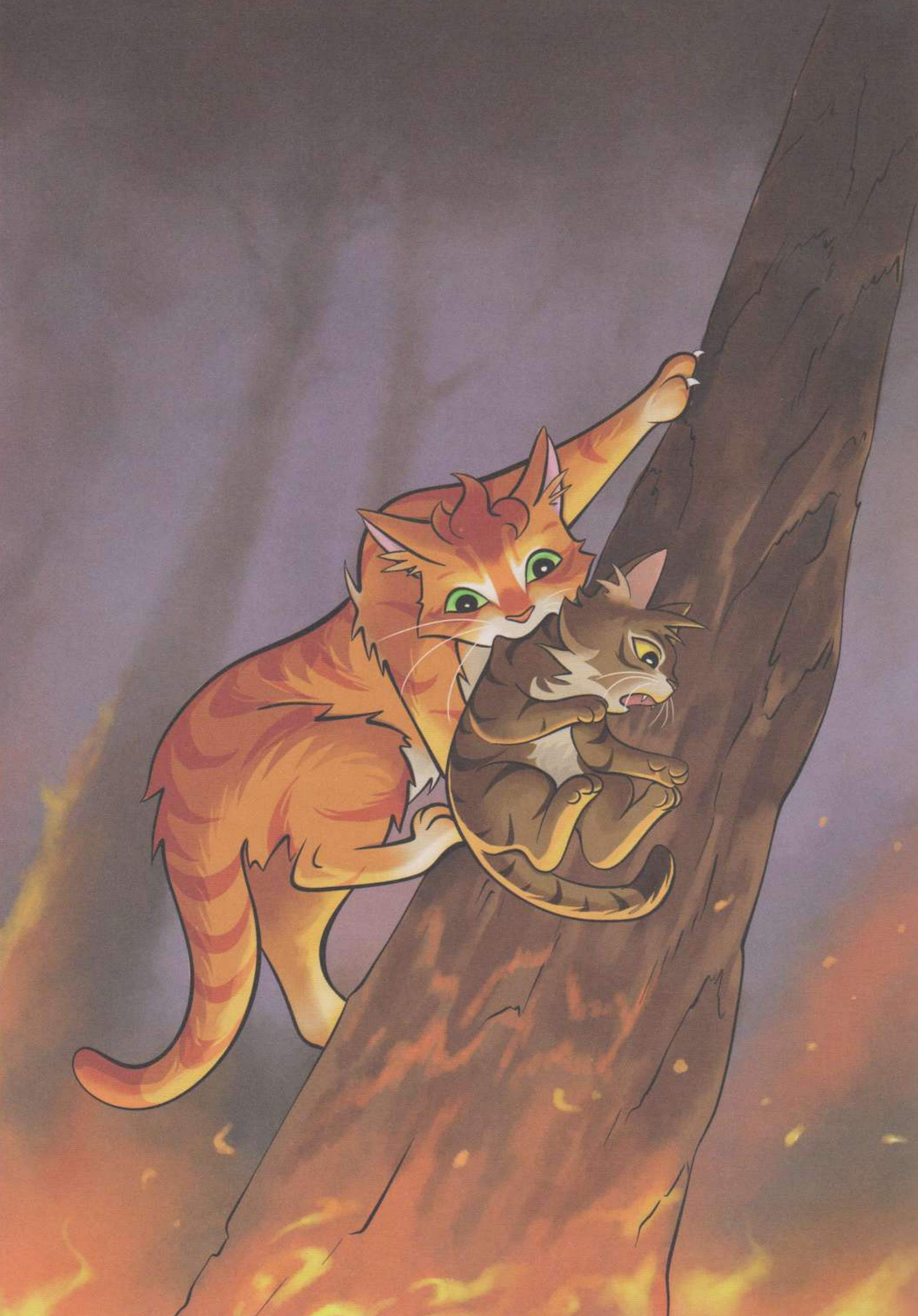
黄牙吼道：“别傻站在那里！快帮我把他们拖出去。”

火心咬住团毛，拖着他经过烟雾缭绕的空地进入金雀花通道。他拽着团毛穿过通道，强忍住咳嗽。火心走到沟底，开始向上爬。团毛的身体开始扭动起来，接着便是一阵呕吐。火心奋力往陡坡上爬，由于拖着团毛，他感到自己的脖子痛得厉害。

他拖着团毛爬上沟沿，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让团毛躺上去。火心累得呼呼喘气，转身去寻找黄牙。黄牙刚从金雀花通道里走出来，滚滚浓烟让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原先遮蔽营地的大树都被火烧着了，树干被裹进火焰里。黄牙衔着半尾抬头看看火心，眼睛睁得大大的。火心弯曲后腿，正要从岩石上朝黄牙跳过去。

忽然，一声惊叫让他抬头往上看。透过浓烟，他看见金花的孩子黑莓崽正吊在半坡上一棵小树的树枝上，那棵小树的树皮已经着火。黑莓崽绝望地喊叫着，眼看树干就要烧着了。

火心不假思索，朝那棵小树跳了过去。他抓住树干没有着火的部分，向黑莓崽爬去。黑莓崽抓着一根树枝，眼睛紧闭，嘴巴大张，已经叫不出声来。火心咬住黑莓崽颈背上的皮毛，这时黑莓崽完全松开爪子，身体立刻悬荡在半空。火心差点儿失去平衡，他牢牢咬住黑莓崽，爪子吃力地扒住树皮。他已经不可能顺着树干爬下去了。火焰正沿着树干烧上来。他只能沿着树枝尽可能地往前走，然后蹦到地上。火心咬紧牙关，顾不得黑莓崽疼得大叫，小心翼翼地朝树枝末端爬去。



树枝被他们的体重压弯了腰，但火心仍继续往前爬。每多走一步，他都提心吊胆，时刻准备着从树枝上掉下去。身后的火焰燎焦了他的毛，散发出焦臭的气味。树枝又向下沉了一下，这次还伴随着断裂的声音。火心默默祈祷：星族保佑！他眼睛一闭，后腿一蹬，往地上跳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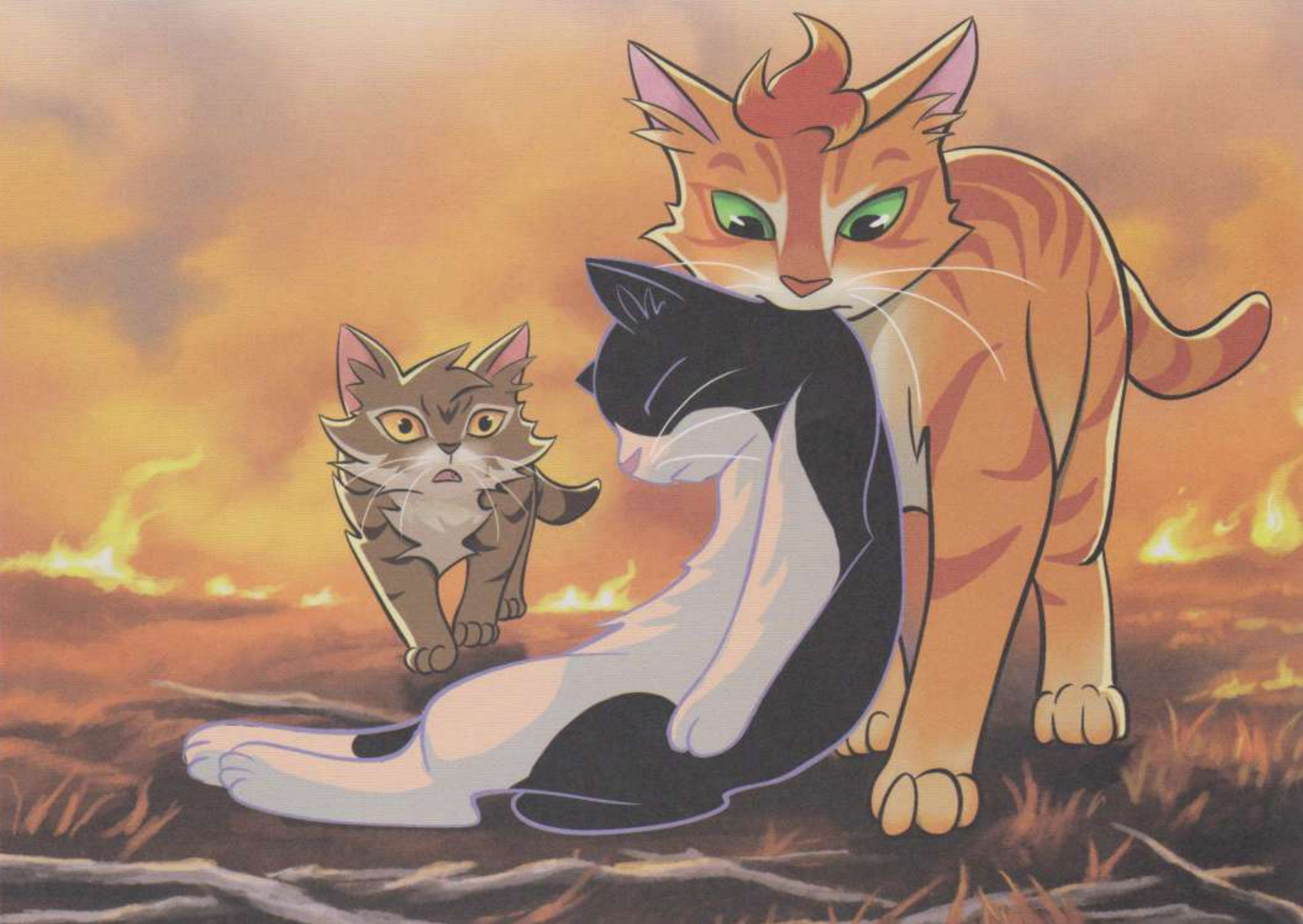
只听身后传来咔嚓一声，火心重重落在地上，几乎一下子将他肺里的空气全挤了出去。他顺着坡往下滑，四爪乱抓一气，止住了下滑的势头。他扭头看去，只见那棵树已经完全烧着了。接着，那棵树轰然倒下，冒着熊熊大火，从火心身旁滑落到沟内，恰巧封住通往营地的路。这下火心不可能再进去接应黄牙了。

第五章　别无选择

“黄牙！”火心放下黑莓崽，呼喊黄牙的名字。他焦急地等待黄牙的回答，但周围除了可怕的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外，什么都听不见。

黑莓崽趴在火心的爪子上，紧紧贴住他的前腿。火心又悲又怕，几乎感觉不到烧伤的疼痛。他爬上沟沿，回到团毛身边。

团毛一动不动。火心看见他的胸口微微起伏，知道他再也跑不动了。他把黑莓崽放在地上，大喊一声：“跟我来！”然后咬住团毛颈背处的皮毛。火心又向熊熊燃烧的沟内看了一眼，拖着团毛向树林里走去。黑莓崽摇摇晃晃跟在后面，他双眼圆睁，目光涣散，吓得根本说不出话来。火心真想帮黑莓崽一把，但他不能丢下团毛不管。黑莓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拼出一条活路了。



火心几乎辨不清周围的环境，只能凭着其他猫留下的气味往前走。他时不时回过头来招呼黑莓崽跟上。他的脑海里充满了沟内熊熊燃烧的图像，可怕的火焰和浓烟吞噬了营地，吞噬了他的家园，而黄牙和半尾也无影无踪。

他们在太阳石赶上大家。火心把团毛轻轻放在光滑的石头上。黑莓崽径直朝金花跑了过去，金花叼起他使劲抖了抖，抖掉他身上的烟尘。然后金花把他放在地上，为他清理身上的脏毛。她抬起头看着火心，眼里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火心眨了眨眼睛，移开目光。因为他要去救虎掌的儿子，黄牙失去了生命。想到这里，火心感到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用力晃了晃脑袋。他不能再想这件事了，族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他环顾四周，看见惊魂未定的猫们都趴在光滑的石头上。难道他们以为这里就安全了吗？他们应该一直朝河边走。火心眯缝起眼睛，想在猫群中找到沙风的身影。但他的四肢如同石头一般沉重，根本站立不起来。

他发觉身边的团毛有了动静。只见团毛抬起头大口吸气，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炭毛听见咳嗽声，急忙从猫群中挤了过来。火心看见她把爪子用力压在团毛的胸口上，帮助团毛清理肺部。

团毛停止了咳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是那么的安静，连呼吸声都发不出。炭毛抬起头，眼里充满了悲伤的神情，喃喃说：“他死了。”

大家都惊呆了。火心难以置信地看着炭毛，难道他费尽气力把团毛带来，就是为了让他死在这里吗？眼前的景象几乎和银溪死亡时一模一样。他担忧地瞅了眼炭毛，知道她一定也有相同的想法。随后，炭毛俯下身子，轻轻合上团毛的双眼。只见炭毛神色黯然，须子微微颤抖。火心生怕她承受不住这痛苦的打击，这时，长老们走上来向团毛表示哀悼（āi dào）。炭毛坐起身，抬眼看着火心，低声说：“我们又失去了一只猫，但是悲伤于事无补。”她的声音嗡嗡作响，显得异常空洞。

火心柔声说：“你说起话来开始像黄牙那般坚强了。”

炭毛忽然睁大眼睛：“黄牙！她在哪儿？”

火心胸口猛地一痛，仿佛一根火棍在烧灼他的心。他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她去救半尾时那里烟雾很大，我看不见她。我正要回去找她，但黑莓

崽……”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是看着炭毛。炭毛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黑莓崽开始咳嗽起来，炭毛站起来抖了抖头，仿佛刚从冰冷的水中出来一样。火心看着她一瘸一拐地走到黑莓崽身边，低下头用力舔他的胸口，刺激他张口呼吸。在炭毛的治疗下，黑莓崽的咳嗽声渐渐止住了，最后变成有节律的轻喘。

火心站在原地留心倾听森林里的动静。闷热的空气使他的毛都竖立起来。从营地方向吹来的微风穿过树林，火心张开嘴巴，想从新飘过来的烟雾里了解些情况。大火仍在燃烧吗？接着，他看见大团大团的烟雾顺风朝太阳石涌过来。随后，除了叶子发出的沙沙声，他还听到大火的呼呼声。火心顿时大吃一惊。

火心急忙喊：“大火朝这边来了！”他的声音因为吸进烟雾而变得干涩刺耳，“我们必须往河边走。只有渡过河去，我们才安全。大火不可能烧到河对面。”

群猫惊惶地抬起头，一双双眼睛在夜里闪着微光。火光已经透过树林照了过来，风越来越大，风助火势，大火的呼呼声也变大了。

忽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石头和树林都被照亮了。接着，群猫头顶上空响起一声炸雷，吓得大家都往石头下面躲。火心抬眼望天，透过烟雾，他看见乌云正在天空中翻涌聚集。一种原始的恐惧袭上火心的心头，他意识到暴风雨终于要降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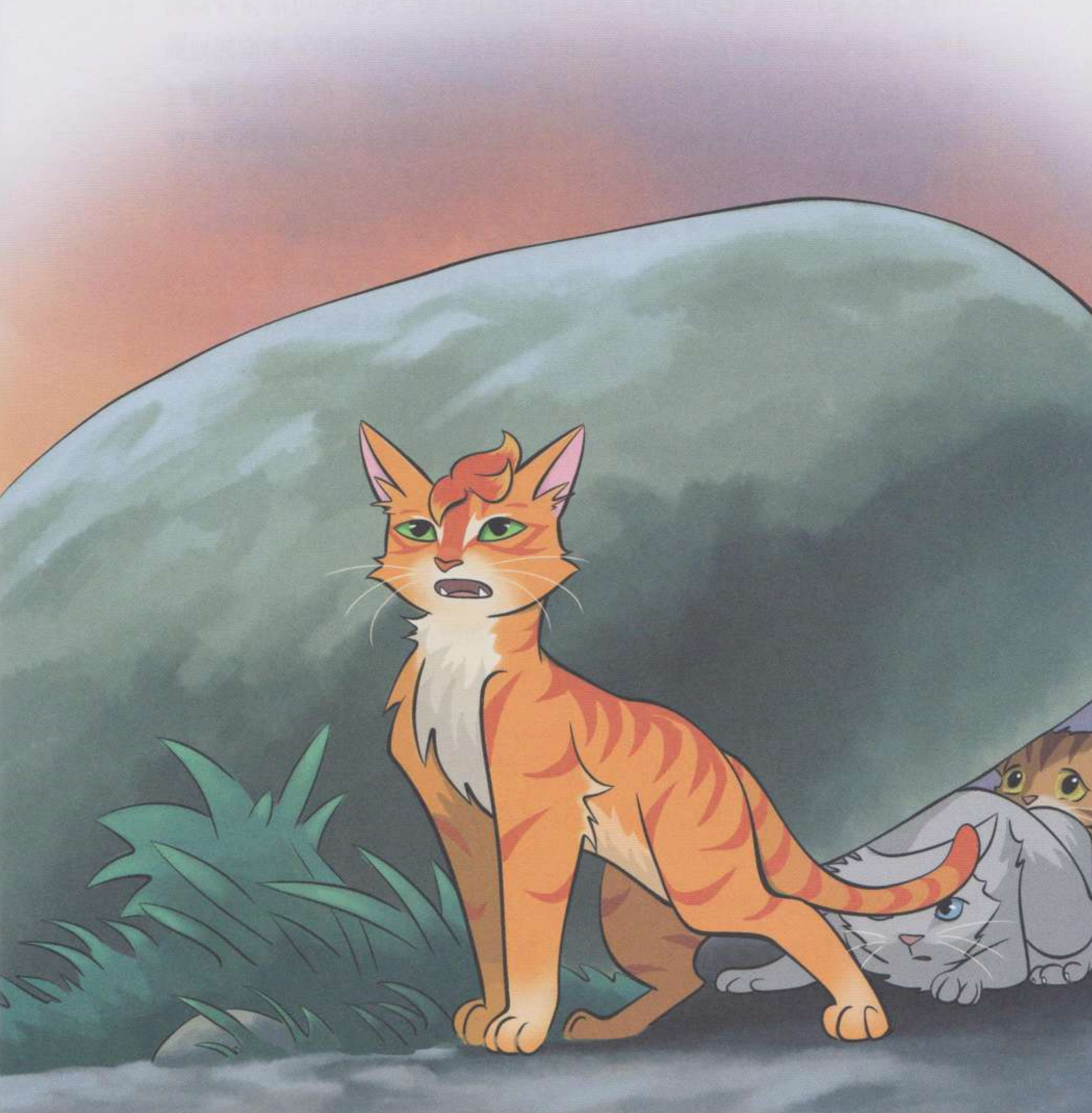
他高喊道：“要下雨了！大雨能浇灭火！但我们现在就得走，不然就躲不过这场火灾了！”

蕨毛第一个从石头上站起来。大家纷纷醒悟过来，也都站了起来。雷电虽然可怕，但与大火相比也算不得什么了。大家如没头苍蝇一样在石头上转来转去，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火心看见猫群中闪过沙风的身影，顿时放下了心。大家相互间拉开了距离，蓝星随之出现在火心眼前。他看见蓝星一动不动地坐在石头上，仰头凝望着天空。一道霹雳闪过，但蓝星纹丝不动。火心心想：她在向星族祈祷吗？

火心朝一个方向晃动了一下尾巴，大声喊道：“往这边走！”一声惊雷炸

过，淹没了他的声音。

众猫开始从石头上下来朝河边走去。火心现在已能看到树林间蹿动的火苗。一只兔子惊慌失措地跑过来，它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猫，在猫群中来回穿行，在本能的驱使下想找一块大石头躲避大火和暴风雨。但火心知道，大火很快就要吞噬掉这片树林，他不想再让任何猫去面对可怕的死亡了。



他喊道："快！"众猫纷纷跑了起来。鼠毛和长尾各带着柳带的一只幼崽，云爪和尘毛则拖着团毛的尸体前行。白风和纹脸陪护在蓝星左右，轻轻顶着她走。

火心转头寻找沙风，看见纹尾拖着孩子走得很吃力。纹尾的幼崽发育得很好，而她也不如其他猫后那么年轻力壮。火心跑过去从纹尾的嘴里接过幼崽。纹尾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迈开脚步开始奔跑。

就在大家往河边赶的时候，大火已经烧了过来。火心一边催促众猫前进，一边回头瞅着移动过来的火墙。此时狂风大作，周围的树木都剧烈地摇晃，火焰在风势吹动下，向群猫扑了过来。河流已经在望，但他们还得渡过河去，可雷族里没有几只猫会游泳。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这些猫走到下游踩着石头过河了。

众猫蜂拥穿过河族边界。火心感到火的热度很高，大火的呼呼声甚至比雷鬼路上的轰鸣声还要响。他冲下河岸，在河边的石滩停下脚步。又一道闪电划过黑暗，河滩上那些光滑的石头都反射出银光。但是随之而来的雷声却被大火的呼呼声所掩盖。大家簇拥在火心后面，他们望着翻腾的河水，眼睛里都露出恐惧的神色。一想到要说服这些怕水的同胞们跳到河里去，火心就感到精神都快要崩溃了。但是大火已经烧到了他们屁股后面，他知道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第六章　逃离火海

火心把纹尾的幼崽放在白风的爪子上，转身对大伙儿喊道：“我们从这里过河。现在河水比往常浅了许多，我们只需要在河中心处游一段距离，这对大家不成问题。”众猫胆怯（qiè）地看着他。火心催促说：“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白风直视火心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镇定地点了点头。白风衔起纹尾的幼崽走进河里，走到河水淹及肚腹的时候转过身，向其他猫晃了晃尾巴，示意大伙儿跟上。

火心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只见沙风擦着他的肩膀走过来。他凝视着沙风明亮的眼睛。

沙风朝湍（tuān）急的河流仰了仰鼻子，小声问：“你认为过河安全吗？”

火心回答：“是的，我保证。”他打心眼儿里不愿意族群面临这样的困境，但大火步步紧逼，也只能这么办了。他朝沙风缓缓地眨了眨眼睛，用目光抚慰对方。而他真想把头埋在沙风柔软的毛内，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闻不见，直到噩梦结束。

沙风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点了点头。然后，她跑过浅滩，跳入河中心。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河流被照得雪亮。火心看见沙风一脚踏空，消失在河面上。他的心仿佛一下子停止了跳动，耳边如响惊雷。他焦急地等着沙风重新浮上水面。

过了一会儿，沙风忽然冒出了水面，一边咳嗽一边用爪子用力划水，稳稳地向河对面游去。她挣扎着爬上对岸，湿毛紧紧贴在身上，大声招呼同胞们：“只要四爪不停地划动就没事了！”

火心为她感到骄傲。他望着对岸沙风苗条曼妙的身影，真想立刻跳进河里游到她身边，但他必须先要照顾大家渡河。他强迫自己将目光从沙风身上移开，转向族里的同胞们。这时大家开始纷纷往河里跳。

尘毛和云爪拖着团毛的尸体来到河边。尘毛看了看团毛的尸体，又望了望河水，感到十分为难。即使独自游过河去也是难事，更何况要拖着一具尸体。

火心走到尘毛身边，尽管他内心不愿意把任何一只猫丢弃不管，但此时也只能低声说：“把他留在这儿吧。等大火过后，我们再回来好好安葬他。”

尘毛点了点头，和云爪走进河里。云爪浑身都是烟灰，火心几乎认不出他了。云爪经过时，火心用鼻子轻轻触了触云爪，希望他知道他的老师为他的镇定自若感到骄傲。

火心抬头看见小耳在河边犹犹豫豫，不敢踏出脚步。在对岸，沙风站在河水淹及肚腹的地方帮助游过去的同胞爬上岸。她高声鼓励小耳，但一个霹雳闪过后，小耳吓得直往后退。火心奔过去咬住小耳颈背处的皮毛拖着他跳进河里。小耳不停地尖叫着挣扎着，火心则竭力将头仰出水面。经历了大火的熏烤，河水显得特别冰凉，火心感觉呼吸不畅，但他仍奋力前进，回忆着灰条是如何轻松游过这同一段河道的。

忽然，一股急流涌来，将他和小耳往下游冲去。火心四肢用力划动，眼看距离对岸的缓坡越来越远，此时对岸是一道陡峭的土丘。他有些惊慌失措。他怎么能爬上对岸呢，尤其是带着小耳？小耳已经停止了挣扎，软绵绵地吊在火心的嘴下。若不是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火心还以为他死了呢。火心在河里奋力对抗激流，努力使小耳的口鼻露出水面。

忽然，对岸浮过来一个长满斑纹的脑袋，从火心嘴里接过小耳。是河族副族长豹毛！豹毛拖着小耳爬上土丘，把他放在地上后又回过身来接应火心。火心感觉到对方咬住了自己颈背处的皮毛，把他拖到泥泞的河岸上。火心四爪接触到坚实的地面，心里立刻放松下来。

豹毛问：“所有猫都过来了吗？”

火心看了看周围。雷族猫们都趴在石头上吐水喘息，河族猫在旁边照料，他看见灰条也在其中。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想是的。”他看见蓝星正躺在柳树下面，湿透的毛贴在身上，使她显得又瘦又小。

豹毛朝对岸仰了仰鼻子，问：“那个是谁？”

火心转过头，看见对岸一片通亮，连香薇丛也烧着了，火星儿四散落入

河里。火心低声说：“他已经死了。”

豹毛一言不发，跳进河里游到对岸。火光照亮了她的身影，只见她衔起团毛的尸体，用力往回游。一声炸雷从头上滚过，火心吓了一大跳，却见豹毛丝毫没有受到雷声影响，继续往这边游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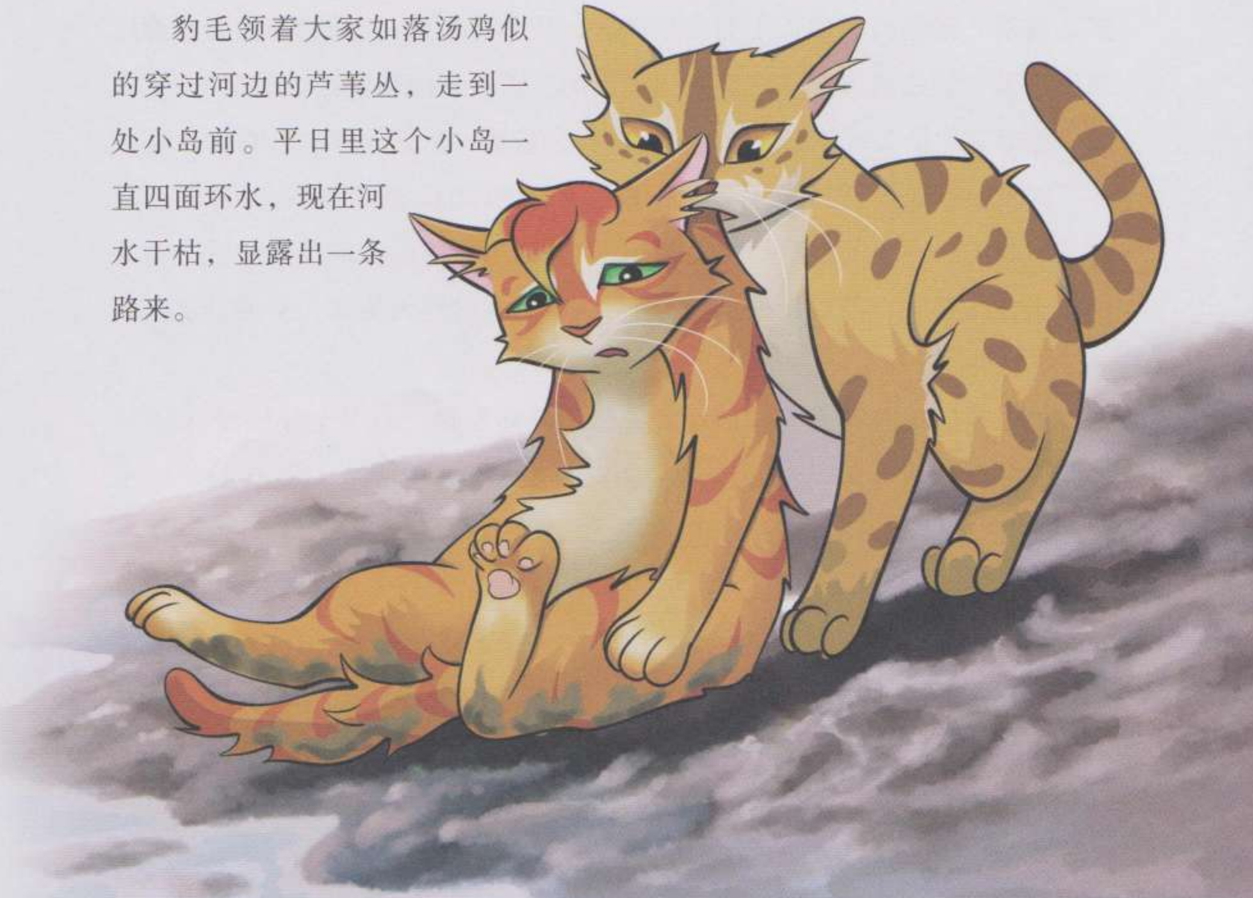
“火心！”灰条朝火心跑来，将他温暖的身体紧贴在湿漉漉的火心身上，“你没事吧？”

火心茫然地点了点头。豹毛将团毛的尸体拖到岸上，放在火心脚下，说：“走吧，我们回营地后再安葬他。”

“回……回河族的营地？”

豹毛冷冷地说：“除非你愿意回你自己的营地去。”说完，她转身走上斜坡，雷族猫拖着疲惫的脚步跟在后面。这时豆大的雨点儿开始从天上砸了下来。火心抽动了一下耳朵。这场雨能及时扑灭森林大火吗？他看着灰条衔起团毛湿乎乎的尸体，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疲倦。雨越下越大，如瓢泼般倾泻而下。火心落在队伍最后，一步一滑地走在岸边的鹅卵石上。

豹毛领着大家如落汤鸡似的穿过河边的芦苇丛，走到一处小岛前。平日里这个小岛一直四面环水，现在河水干枯，显露出一条路来。



火心认得这个地方。他第一次来时，这里还是一片冰雪世界，河面都被冰冻住了，芦苇尖露在冰面外。如今，大片的芦苇随风摇摆，芦苇丛中长着许多银柳树，雨水如瀑布般落下，压弯了柳树纤细的枝条。

豹毛穿过芦苇丛上了小岛。这里仍有烟雾残留，但大火的呼呼声变弱了。只听得大雨洒在河面上，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钩星站在小岛中央的一处空地上，肩膀上的毛都竖立了起来。火心注意到当雷族猫步履蹒跚（pán shān）地走进营地时，钩星看灰条的眼光显得惊疑不定。这时豹毛走过去解释道：“他们是从大火里逃出来的。”

钩星立刻问：“我们的猫都安全吗？”

豹毛回答说：“大火没有烧到河这边，现在风向已经转了。”

火心嗅了嗅空气。豹毛说得不错，风向已经转了，吹来的风清新了许多。风吹乱了火心的湿毛，也把他的脑子吹得清醒起来。雨水顺着他的须子滑落，他转头寻找蓝星。他觉得蓝星应该过来向钩星表达正式的谢意，但蓝星却混迹于雷族群猫中间，垂着头，眼睛似闭非闭。

火心感到心里升起一股焦虑之情。雷族不能让河族察觉到他们的族长有多么虚弱。于是火心急忙走到钩星面前，代替蓝星说：“豹毛带领着她的巡逻队帮助我们逃离火海，雷族感谢他们的友善，钦佩他们巨大的勇气。”说着，他尊敬地低头行礼。天上道道闪电穿云破雾，远处滚滚雷鸣惊天动地。

钩星回答说：“豹毛做得很对，她应该帮助你们。所有族群都怕火。”

雨水流进火心的眼睛，他眨了眨眼，说：“我们的营地已被烧毁，森林里大火还未熄灭，我们无处可去了。”他知道此时别无他法，只能恳求河族族长发慈悲了。

钩星眯缝起眼睛没有说话。火心脚下阵阵发热，心里十分气馁（něi）。钩星真的会认为他们这群可怜的猫会对河族构成威胁吗？过了半晌，钩星说：“你们可以留下来，等森林里安全了再回去。”

火心松了口气，感激地说：“谢谢你。”

豹毛主动说：“你需要我们帮忙安葬你们那名长老吗？”

火心回答道：“感谢你的慷慨帮助，但团毛该由他本族安葬。”团毛死在了本族领地外，这已经够悲惨了，火心知道雷族猫们想送他走完通往星族的

最后一段路程。

豹毛说："很好。我把他的尸体移到营门外，这样你的同胞们就能安安静静地为他守夜了。"火心点头道谢。豹毛接着说："我叫泥毛来帮助你们的巫医。"说完，她抻长脖子扫视了一眼冷得直打哆嗦的雷族群猫。当她的目光落在雷族族长身上时，眼睛立刻眯缝起来，问："蓝星受伤了?"

火心谨慎回答说："烟雾很浓，她是最后一个离开营地的。请原谅，我要去照看我的族群了。"他站起身，走到并肩坐着的云爪和小耳身边，问："你们还有力气去埋葬团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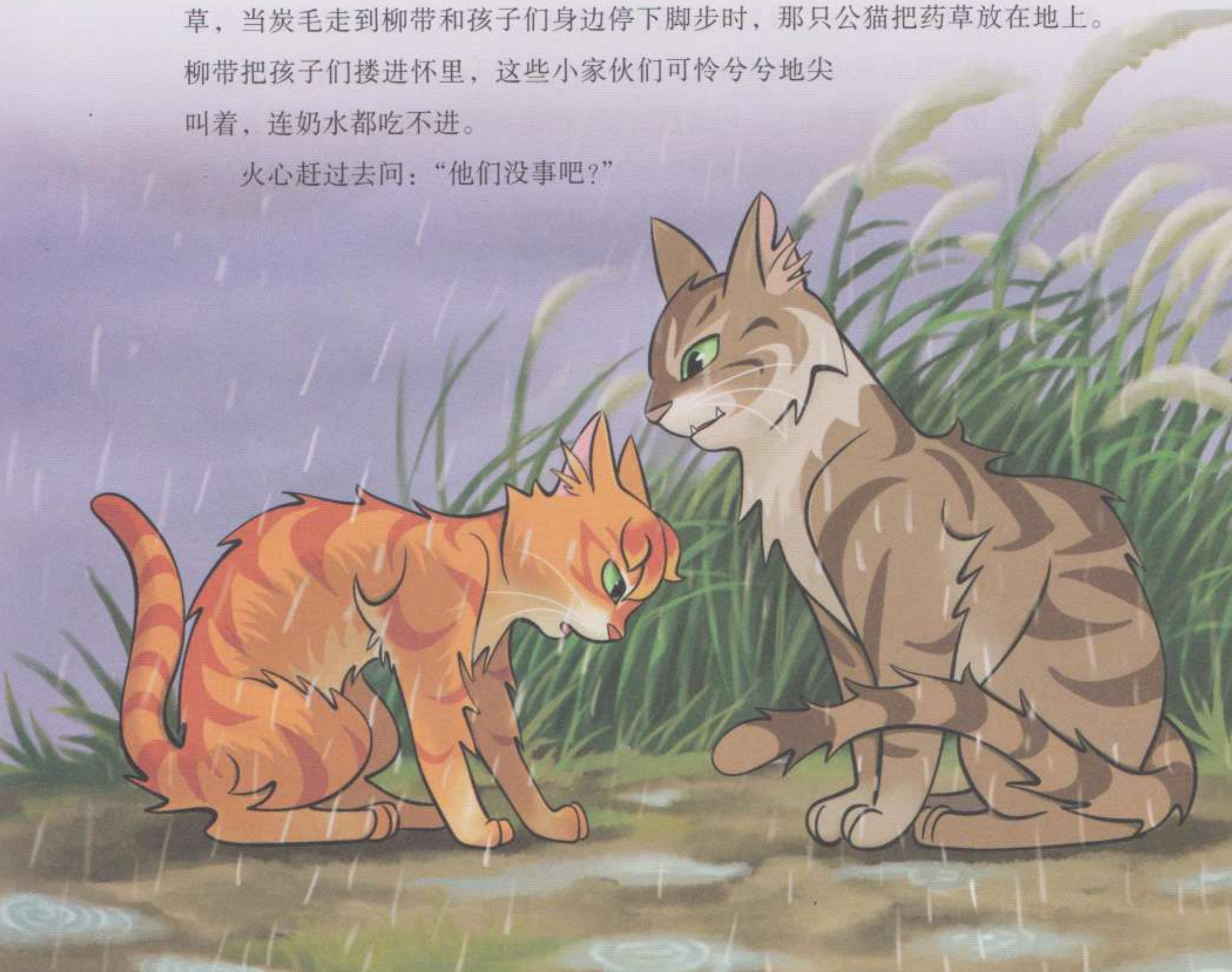
云爪说："我可以，但我想小耳……"

小耳受到烟熏，声音沙哑着说："我还有埋葬一位老朋友的力气。"

火心说："我让尘毛来帮忙。"

一只浅棕色的公猫跟在炭毛后面照料雷族群猫。他的嘴里衔着一捆药草，当炭毛走到柳带和孩子们身边停下脚步时，那只公猫把药草放在地上。柳带把孩子们搂进怀里，这些小家伙们可怜兮兮地尖叫着，连奶水都吃不进。

火心赶过去问："他们没事吧?"



炭毛点了点头，说：“泥毛建议我们喂他们一些蜂蜜，这样能让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他们没什么事，不过吸进烟雾总归不是好事。”

泥毛对柳带说：“他们能喝点儿蜂蜜吗？”柳带点了点头，感激地看着河族巫医泥毛从一团苔藓里挤出一滴黏稠（nián chóu）的金黄色液体。她的孩子们刚开始还只是试探性地舔了舔，接着便贪婪（lán）地把蜜汁吸进嘴里。柳带看了十分高兴。

火心见炭毛能够处理好这些善后事务，便走开了。他找到空地边的一个角落，坐下来开始清理身体。他浑身沾满烟尘，肌肉又酸又痛。不过他仍想在休息前把自己身上的每一处烟灰都清理干净。

火心清理完后，往营地四周看了看。河族猫已经进入巢穴内避雨，雷族猫则挤在空地周边的芦苇墙下，尽量找一块不受雨淋的地方。火心看见灰条和雷族猫站在一起，轻声宽慰他的旧同胞。炭毛已经处理完大家的伤势，疲惫地卧在蜡爪身边。火心看见沙风躺在长尾身后，姜黄色的肚腹随着呼吸起伏，蓝星则躺在白风旁边睡觉。

火心把下巴枕在前爪上，听着滴滴答答的落雨声。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黄牙那张惊惧的脸。火心心里像被撕裂一般痛苦，但终究因为疲劳过度而沉沉睡去。

第七章　暴风雨之后

火心觉得自己似乎只睡了一小会儿便醒了。一阵冷风拂面，雨已经停了，天上堆积着厚厚的白云。猛然间，火心对周围陌生的环境有些迷惘（wǎng），随即他听到附近传来小耳的说话声。

只听小耳声音沙哑地说：“我对你们说过，星族会给我们点儿颜色看看的！我们的家完蛋了，森林也毁了。”

斑尾苦恼地说：“蓝星应该在午夜之前指定副族长，这是传统！”

火心一下子跳起身，感到耳朵发烫。就在他张口说话之前，炭毛率先说话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不知好歹？小耳，是火心把你带过河的！”

小耳抱怨道：“他差点儿把我淹死。”

炭毛愤愤地说：“如果他把你丢在对岸，你就死定了。如果火心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嗅到烟雾，我们谁都别想逃过这场火灾！”

黑条挖苦说：“我敢保证团毛、半尾和黄牙一定对他心怀感激。”

火心勃然大怒，身上的毛顿时竖立起来。

炭毛低嘶着说：“我们找到黄牙后，她会亲自向火心表示感谢的！”

黑条说：“找到她？她不可能从那场大火中逃出来。火心根本不该允许她回到营地去。”

炭毛的喉咙间发出一声低吼。黑条太过分了！火心快步从阴暗处走出来，看见香薇爪站在黑条旁边，胆怯地看着她的老师。

火心张开嘴巴，忽听尘毛说：“黑条！你该对死去的同胞表现出一点儿尊重。而且……”他同情地瞅了一眼吓坏了的香薇爪，“你说话时注意些，我们的同胞经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

火心没想到尘毛竟然公开顶撞自己的老师。

黑条同样吃惊地看着尘毛，眼睛凶狠地眯缝起来。

火心走上前，平静地说："尘毛说得对，我们不该吵嘴。"

黑条、小耳和其他猫齐齐转头看着火心，意识到火心听到了他们的谈话，都尴尬地摇晃着尾巴。

"火心！"灰条的喊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火心看见他浑身湿漉漉的正朝这边走来，显然刚从河里出来。

火心向灰条迎去，问："你去巡逻了？"

灰条说："是啊，外加狩猎。我们不能把整个早晨都睡过去，是吧？"他顶了顶火心的肩头，继续说，"你一定饿了，跟我来！"他领火心走到空地边的一堆猎物前，说："豹毛说这是给雷族的。"

火心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说："多谢了，我去告诉大伙儿一声。"他走到雷族猫们面前，宣布道："灰条说那堆食物是为我们准备的。"

金花感激地说："噢，感谢星族。"

黑条讥讽说："我们不需要依靠别族的喂养。"

火心冲他眯缝起眼睛："我想你可以自己去狩猎。但你首先要得到钩星的许可，因为这是他的领地。"

黑条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向猎物堆走去。火心看了看蓝星，见她对这些消息没有任何反应。

白风抽动了一下耳朵，保证道："我会让每只猫都领到一份食物。"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蓝星。

火心回答："有劳了。"

灰条走过来把嘴里的老鼠放在地上，对火心说："给你，你可以到育婴室那边吃。我带你去看几只幼崽。"

火心衔起老鼠跟在灰条后面向一丛芦苇走去。他们走到近处时，两只灰色的小毛球钻出厚密的芦苇丛向灰条冲过来。他们扑到灰条身上，灰条快活地在地上打滚，轻轻逗弄着趴在身上的两只幼崽。火心立刻知道这两只幼崽是谁了。

灰条高兴地问："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那只大点儿的幼崽说："我们嗅到你的气味了！"

灰条夸赞说："很不错！"

灰条看见火心咽下最后一片鼠肉，于是站起身来，将幼崽抖落。他对幼崽们说：“现在我让你们见见我的老朋友，我们曾一起接受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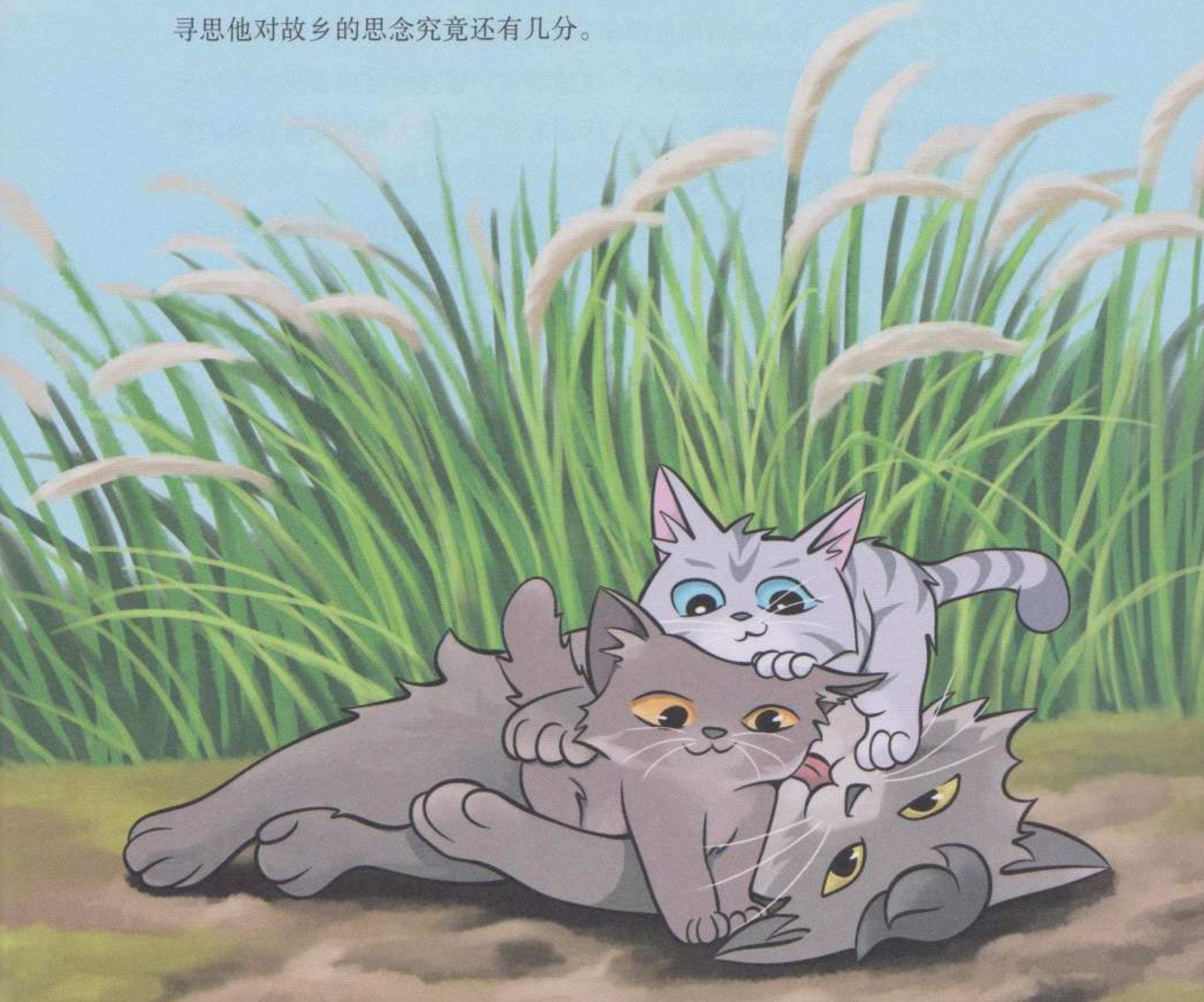
两只幼崽忽闪着大眼睛看着火心，显得有些害怕。

那只小一点儿的幼崽问：“他就是火心吗？”灰条点了点头。火心知道灰条已经向孩子们谈起自己了，感到非常开心。

“你们两个，快回来！”一张玳瑁色的脸从育婴室里拱了出来，“天还会下雨。”火心看见两只小家伙气鼓鼓地眯缝起眼睛，不过他们仍转过身温顺地向育婴室走去。

火心赞叹说：“他们真棒。”

灰条目光柔和地看着他的孩子们离去，说：“是啊。不得不说，这还多亏了藓毛。就是她照顾孩子们的。”火心听他的口气里充满了喜悦，不由得寻思他对故乡的思念究竟还有几分。



灰条站起来，带着火心走出营地。他们坐在芦苇丛间的一小块空地上。一棵柳树从他们头上横过，柳条随风摇摆。凉风拂体，火心极目远眺，向森林望去。看起来星族似乎还要再往森林里降一次雨。

灰条问："黄牙在哪儿？"

火心难过地说："黄牙和我一同回营地去找团毛和半尾，浓烟中我们走散了。她正要出来时，一棵……一棵树掉进沟里。"她能从大火中逃出来吗？火心隐隐感觉到胸间升起一股希望，就像落入陷阱的鸽子疯狂地扇动翅膀。"你在巡逻时发现她的气味了吗？"

灰条摇了摇头，说："对不起。"

火心问："你认为经过了这场暴风雨之后，大火还会再烧吗？"

"我不能肯定。我们出去时看见那里还在冒烟。"

火心叹了口气："你认为营地能够幸存下来吗？"

灰条回答说："你很快就知道了。"他抬起头，透过树枝望着黑压压的天空，"藓毛说得不错——天还要下雨。"话音未落，一颗大雨点儿落在他们身旁。灰条说："这下大火应该会熄灭了。"

越来越多的雨点儿穿过树冠打在芦苇上，火心心如刀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下了两场雨，仿佛星族都在为那些不幸遇难的同胞伤心落泪。

第八章　黄牙的遗言

傍晚时候，烟雾已经全部散去，空气里充满了潮湿的气息，火心心情十分沉重。

他对身边的灰条说：“现在大火一定熄灭了，我们可以回去瞧瞧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灰条低声说：“还可以寻找黄牙和半尾。”

火心就知道他的老朋友能猜到他回家的真实目的。他冲灰条眨了眨眼睛，感激他能理解自己。

灰条说：“我得去请示一下钩星。”火心的胸口仿佛遭到重重一击，他几乎忘记灰条现在属于别的族群了。

火心隔着空地望去，看见蓝星卧在白风旁边，白风仿佛成了把她混乱的心情和发生在周遭的不幸事件隔开的一道屏障。火心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蓝星一声他要去哪儿，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这种时候，他应当单独行动。如果河族猫对蓝星的虚弱状态产生好奇，就让其他猫去应付吧。

云爪走过来说：“火心，你认为火熄了吗？”

火心说：“灰条和我正要过去查看一下。”

“我能去吗？”

火心摇了摇头。他不知道他们将会在雷族营地里发现什么，而且，他内心深处害怕云爪看到营地被烧毁的惨状后，又萌生出回到宠物猫生活中的念头。

云爪热切地说：“我保证听你的每一句话。”

火心说：“那你就留在这里帮助处理族里的事情，白风需要你的协助。”

云爪失望地垂下头，说：“是，火心。”

火心又说：“告诉白风一声我们去哪儿了，我会在天黑前回来。”

“好的。”

火心看着云爪朝雷族猫走去，暗暗祈求星族保佑让云爪听他的话，老老实实地待在河族营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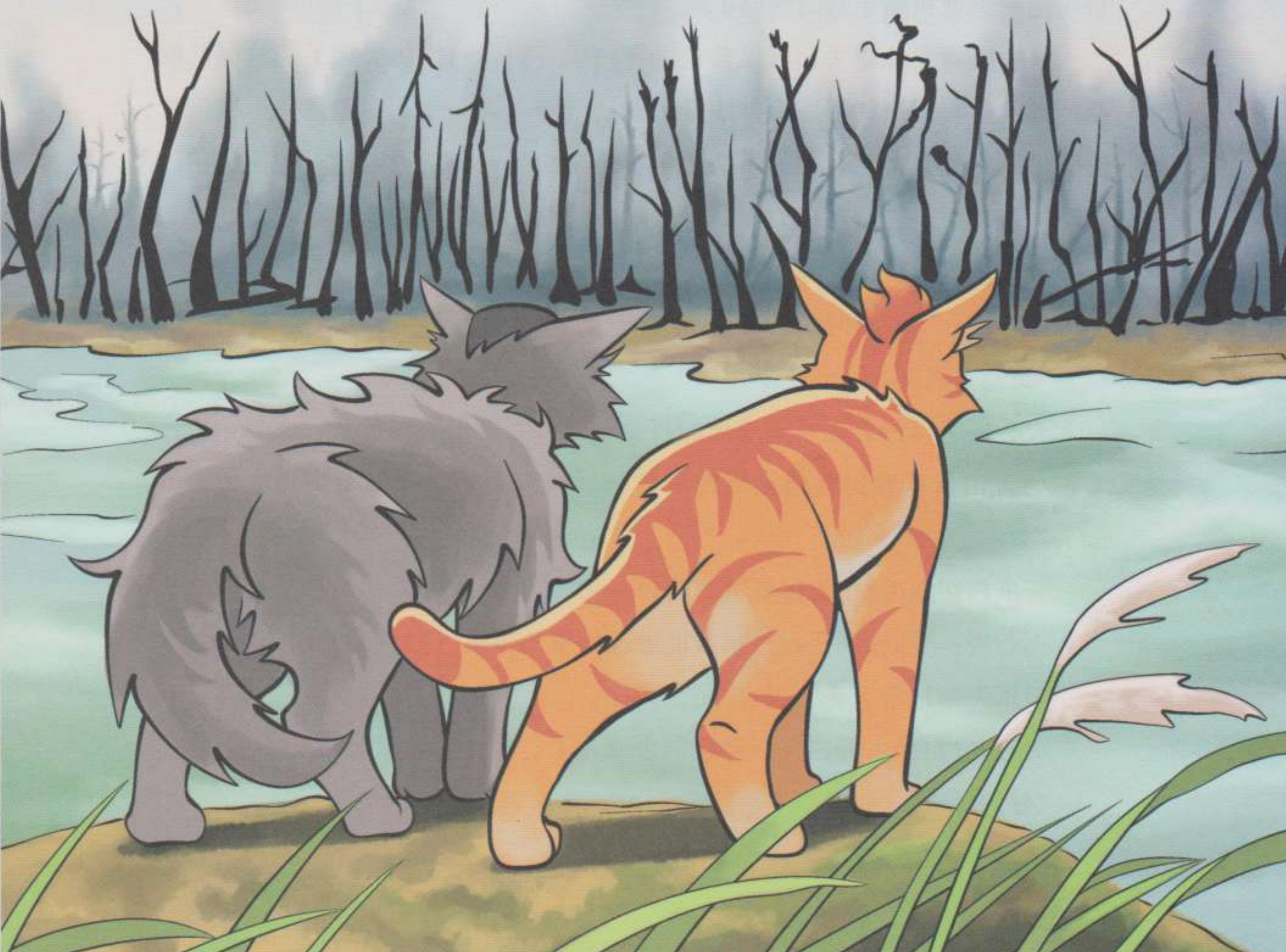
灰条和钩星一起走过来。钩星眯缝起眼睛，疑惑地对火心说：“灰条告诉我说，他想和你一起回你们的营地瞧瞧。你难道不能带你们自己的武士回去吗？”

火心站起身解释道：“我们有两位同胞在大火中失踪了，我不想自己去寻找他们。”

钩星似乎明白过来，柔声说：“如果他们不幸遇难，有个老朋友在旁边安慰你会好一些。灰条可以和你一起去。”

火心低头行礼说：“谢谢你，钩星。”

灰条引路来到河边。在湍急的河水对面，经历大火后的森林变成黑乎乎的一片，只有在最高大的树的树冠顶部，还残留着几片叶子。与大树其他被烧焦的部分相比，这也算是小小的胜利了。虽然星族送来暴风雨扑灭了这场



大火，但一切都太迟了，森林已经被烧光了。

灰条一言不发地走下河岸，向对岸游去。他游得很快，火心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跟上。两只猫爬上对面河岸，惊恐地看着这片曾经挚（zhì）爱的、如今却被大火焚毁的丛林。

灰条喃喃说：“站在河对面望着这里，曾经是我唯一的慰藉啊。”

火心同情地看着灰条。听灰条的口气，他想家的程度似乎比火心原先以为的还要深。但没等火心开口询问，灰条已经上了河岸，向雷族边界走去。灰条走到边界处，停下脚步留了些气味标记。火心忍不住琢磨，他的朋友在留下标记时心里想的是河族，还是雷族呢？

尽管这里惨不忍睹，但灰条似乎仍喜欢回到他旧时的领地里。在火心前往营地的路上，灰条跑前跑后，专心地嗅着周围的事物。森林里变化之大让火心难以置信，灌木丛烧光了，空气里既没有猎物的气味，也没有猎物发出的声响。雨水和灰烬搅和在一起，形成黑乎乎、难闻的泥巴，走在上面感觉黏糊糊的。雨水溅在火心身上，他打了个寒战。远方一声孤零零的鸟叫划破寂静，火心听了心都是痛的。

他们走到沟沿。由于遮蔽的树冠被烧光，营地暴露在他们眼前，地面上黑黢（qū）黢的一片，犹如煤堆一样。高岩在大火中倒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只是多了一层黑灰。

火心冲下山坡，沙粒和灰烬随之往下滑。挂住黑莓崽的那棵树烧得只剩下一根木炭了，他一抬脚便跨了过去。往日的金雀花通道，现在仅保留下几根烧焦的枝干。他急急忙忙从这些枝干中走过，进入遍地黑灰的空地。

他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扑通直跳。忽然，他感觉灰条顶了顶自己。他顺着灰条的目光看去，只见半尾烧焦的尸体横在曾经是香薇通道入口处的地方。黄牙必定曾试图把昏迷的半尾拖到巫医巢穴里，那里是一块大岩石的裂缝，也许能避开火烧。

火心呆呆地望着半尾的尸体，只听灰条说：“我埋葬半尾，你去找黄牙。”说着，他衔起半尾的尸体朝墓地方向拖去。

火心看着灰条离去，感觉如坠冰窟。他知道自己回营地的目的，但他的四肢突然没了力气，再也无法挪动半步。他强迫自己向巫医巢穴走去，往日

的香薇通道都已化成了木炭。没有枝叶的遮蔽，黄牙的巢暴露在天空下，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只听见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火心走进巫医巢穴前的空地，嘶声喊道：“黄牙！”

大岩石上全是烟灰，但在烟灰气味中，火心嗅到了黄牙的气味。他又喊：“黄牙？”

一声低沉的沙哑回应从巫医巢穴里传出来。她还活着！刹那间，火心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挤进巫医巢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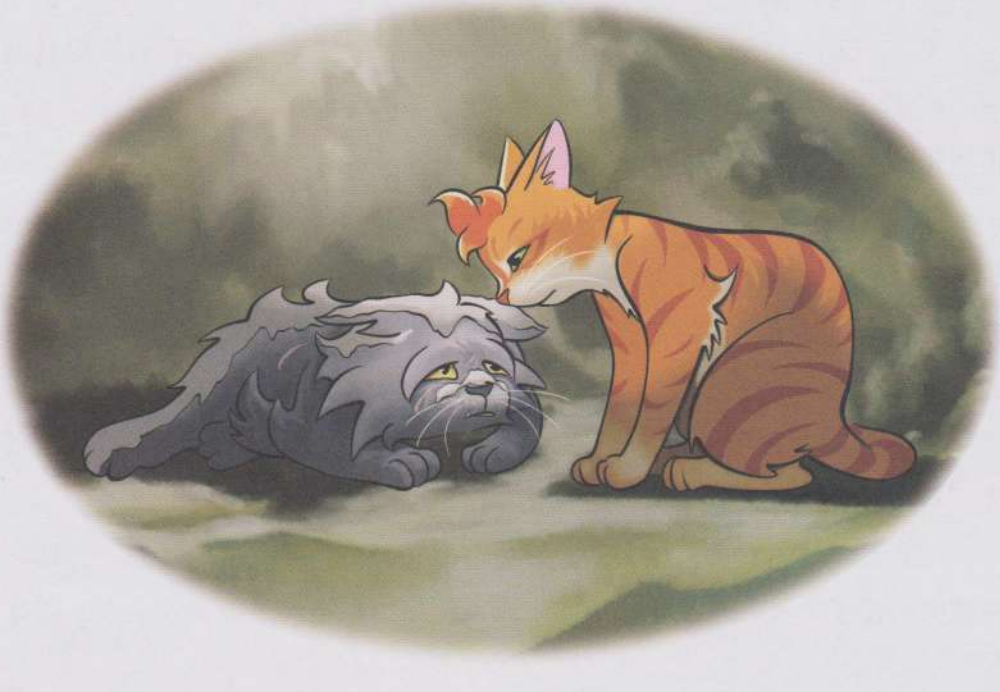
巫医巢穴里光线昏暗。火心以前从没有进过这里，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才渐渐适应了这里的黑暗。他看见墙根处有一堆药草和浆果，虽然被烟灰染黑了，但没有被烧焦。接着，他看见巫医巢穴尽头有一道闪亮的目光。

“黄牙！”火心冲到黄牙身边。只见黄牙蜷着腿趴在那里微微喘息，她浑身都是烟灰，身体虚弱得动都动不了。她勉强抬头看着火心，气息微弱地说：“火心，真高兴看见你来。”

火心用鼻子紧紧顶在她的毛上，愧疚地说：“我不该把你丢在这里，我对不起你。”

“你救出团毛了吗？”

火心痛苦地摇了摇头，说：“他吸进了太多的烟雾。”



黄牙声音沙哑地说：“半尾也是。”

火心看见她的眼皮颤悠悠地将要合上，悲伤地说：“但我们救了金花的孩子！”

黄牙低声说：“是哪一个孩子？”

“黑莓崽。”火心看见黄牙一下子合上了眼睛，顿时感到血液都变冷了。现在黄牙知道，火心用她的生命换取了黑莓崽的生命，难道星族对她说过什么，以至于她怕得竟然希望黑莓崽死于这场大火？

黄牙突然睁开眼睛，目光变得有神起来，她说：“火心，你是一名勇敢的武士。虽然你不是我的儿子，但我仍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星族知道，曾经有多少次我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你，而不是断尾啊。”眼看她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火心知道她说出这句话时感觉是多么的痛苦啊。

听到黄牙亲口说出这个可怕的秘密，火心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影族那位残暴的族长是她的儿子。因为巫医不允许生育，所以她一直不敢承认。当黄牙看着她的儿子为了当上族长杀害亲生父亲，然后又为了嗜（shì）血的野心而毁掉了她的族群，天知道她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

而火心又如何告诉她说自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呢？难道黄牙之所以想让雷族收留断尾，就是因为她想最后尽一下母亲的责任？他凑上前去舔黄牙的耳朵，希望能抚慰她心中的伤痛。

黄牙继续说：“我杀了他，我给他下了毒，我想让他死。”说到最后她剧烈地咳嗽起来。

火心说：“别再说了，保留些力气。”黄牙说的这件事他也知道。那天黄牙给断尾吃死亡浆果时，火心凑巧撞见了，他躲在一旁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他看到那名凶残的武士死在妈妈的怀抱里，他听到黄牙说出了她和断尾之间的真正关系。火心说：“我去给你取些水来。”

黄牙缓缓地摇了摇头，气喘吁吁地说：“水现在对我没有用。不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我死……”

火心心里凉透了，声音沙哑地说：“你不会死的！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黄牙咳嗽着，生气地说：“别浪费时间了。不管你怎么做我都要死了，但我并不害怕。好好听我说。”

火心想乞求她别说话，省口气以便活的时间更长些，但他现在不敢违背她的话。

“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儿子，但像你这样的猫不会成为我的儿子的。星族用断尾的事给我上了一课。”

火心争辩道：“你需要学什么？你像蓝星一样满腹智慧。”

“我杀了自己的儿子。”

“那是他应得的报应！”

黄牙低声说：“但我是他的母亲。星族会凭着他们的意愿来审判我的，我有准备。”

火心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是低头舔她的毛，似乎他对这只老猫的爱能够将她多挽留一会儿。

黄牙低声说：“火心。”

“什么事？”

“谢谢你把我带到雷族。告诉蓝星，我很感激她收留我。能够死在这里，我知足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看见你成为星族要你注定成为的那只猫。”黄牙的声音越来越小，她张大嘴巴竭力想吸进空气。

火心恳求说：“黄牙，别死！”

他看着黄牙痛苦地呼吸，心里像被利爪抓过一样痛，他知道黄牙已经回天乏力了。他悲痛地说：“别害怕星族，他们能理解断尾的事。你对同胞的忠诚和你无穷尽的勇气将赢得我们武士祖先的敬重。你挽救了多少生命啊！如果不是你悉心照料，炭毛早就死了。还有那次流行绿咳症，你没日没夜地奋战……”

火心声音颤抖地说着这些话，黄牙的呼吸越来越弱，最后彻底归于沉寂。她死了。

第九章　重建家园

火心轻柔地舔合黄牙的双眼。他低下头枕在她的肩膀上，感觉到她的身体越来越凉。

他独自趴在昏暗的巫医巢穴里，听着自己的心脏一下一下地跳动，浑然忘却了时间。一阵雨后的凉风吹了进来，他似乎嗅到了斑叶的气味。难道她来带黄牙前往星族吗？这个念头给了火心很大的安慰，他感到睡意迷迷糊糊中涌了上来。

“放心吧，她将和我们在一起。”斑叶温柔的话音回响在火心的耳旁。火心抬起头四下张望。

“火心？”洞口处传来灰条的喊叫声。火心努力站起身。

灰条说：“我已经把半尾埋葬好了。”

“黄牙死了。”火心低声说，他的声音回荡在四面石壁间，“我发现她时，她还活着。但她还是死了。”

“她说什么了吗？”

火心闭上双眼。他不能把黄牙悲惨的秘密说出去，就算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她只说……只说她感谢蓝星让她生活在雷族里。”

灰条走进巫医巢穴，低头舔了舔黄牙的脸颊，低声说：“当初我离开雷族时，从没想到竟然再也不能和她说话了。”他的声音里充满悲伤，“我们埋葬她吗？”

斑叶的话音浮现在火心脑海：“放心吧，她将和我们在一起。”火心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语气坚决地说：“不，她不但是一名巫医，也是一名武士。应该有猫来为她守夜，我们明天早上再埋葬她。”

灰条提醒他：“但我们必须回河族营地去，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其他猫。”

火心说：“那么我今晚回来为她守夜好了。”

两只猫默默无语地穿过丛林废墟。他们踏进河族营地时，天色已经渐渐

暗了下来。众猫吃完了晚饭，坐在空地边相互舔梳。雷族猫单独卧在一起。火心和灰条刚一出现，炭毛立刻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向他们走来。

躺在白风身边的蓝星也站起身，抢在炭毛前来到火心和灰条面前。她焦急地问：“你们发现黄牙和半尾了吗？”

火心看见炭毛为族长让开位置，也在竖着耳朵等他的回答。他说：“他们都死了。”炭毛脸色大变，身体摇摇晃晃向后退开，几乎要摔倒。要不是蓝星站在面前，火心真想过去扶住她。蓝星的眼睛里没有丝毫悲伤，她的目光渐渐转冷，火心看了心里泛起阵阵寒意。

蓝星低嘶着说：“斑叶告诉我，火将拯救族群，但大火却把我们毁了。”

“不。”火心想安慰蓝星，但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他看着炭毛跌跌撞撞地回到猫群中。让他感到宽慰的是，沙风急忙上前扶住了炭毛。火心的目光回到蓝星身上，看着她麻木的表情，他心里一沉。

蓝星冷冷地说：“雷族今晚就回家。”

灰条争辩说：“但丛林都被烧光了，营地也被毁了！”

蓝星怒喝道：“这有什么关系。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领地里。”

灰条说：“那我陪你们回去吧。”

火心凝视着他的老朋友，忽然明白他眼中热切的神色。灰条想回家。发现这一点，火心感到如同黑夜中划过流星，心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火心期盼地看着蓝星：她能看出灰条渴望重返雷族吗？

蓝星眯缝起眼睛，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你来陪？”

灰条犹豫不决地说：“嗯，也许我能帮助你们重建营地。也许能待上一段时间……”蓝星严厉的目光吓得他不敢再说下去。

蓝星厉声喝道：“你是想要重回雷族吗？哼，这不可能！”

火心惊得目瞪口呆。

蓝星气冲冲地说：“在孩子和族群之间，你选择了孩子。现在你必须按照你当初的决定生活下去。”

灰条吓得浑身颤抖。火心难以置信地看着蓝星，只见她转身对雷族众猫喊道：“准备出发，我们现在就回家！”

雷族猫闻声立刻跳起身。火心看着蓝星把大家召集到身边，心里只感到无尽的失望和愤慨。

这时蓝星怔怔地盯着空地的一个角落，火心顺着她的目光看见雾脚和石毛站在那里。他注意到蓝星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悲凉的神色。蓝星比谁都清楚血缘与族群分裂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在孩子和族群之间，她选择了为族群尽忠，这个选择给她造成的痛苦比任何敌猫给她的痛苦都要多。

火心心里一动，瞬间明白过来蓝星为什么会对灰条的要求做出那种反应。她并不是冲灰条发怒，她是在生自己的气。她还在为自己多年前抛弃孩子的行为感到深深懊悔。也许她的内心里隐隐希望灰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雷族众猫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蓝星向钩星走去。

火心转身舔了一下灰条的肩膀，低声说："蓝星说这些话是有原因的。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但会好起来的。那时也许你就能回家了。"

灰条抬起头，满怀希望地问："你这么想的？"

火心回答："是的。"他心里暗暗祈求星族保佑他没有说错。

他急急忙忙向蓝星走去，恰巧赶上蓝星正在向钩星表达雷族的谢意。豹毛站在一旁，淡淡地瞅着蓝星。

蓝星最后低头行礼说："雷族欠了你们一份情谊。"

听了蓝星这句话，豹毛眯缝起眼睛，两眼放光。火心看在眼里，心里顿时生出警觉。他暗想：河族会向雷族要什么回报呢？就他对豹毛的了解，足以怀疑她会要些东西作为回报的。

他陪着蓝星带领雷族众猫走出河族营地，一回头，看见灰条正孤零零地站在营地门口。灰条眼里充满了痛苦的神色，他无奈地看着旧时的同胞渐渐远去。

小耳犹犹豫豫地站在河边。雨后的河水又涨了，但黑条和白风已经渡过河去，站在对岸浅滩处接应大家。尘毛和香薇爪一起渡河。香薇爪跳到河里，竭力把头仰出水面。沙风陪着炭毛过河。自从火心带回黄牙的消息后，沙风便一直陪伴在炭毛身边。

蓝星不耐烦地呵斥小耳："别磨蹭！"

小耳回头看了看蓝星，对她冰冷的口气感到很吃惊。然后，他硬着头皮跳进河里。火心绷紧肌肉正要跳过去相救，但长尾和鼠毛已经游到四腿疯狂乱蹬的小耳身边，用他们强壮的肩膀把他托出水面。

蓝星跳进河里轻松自如地游到对岸，这场火灾给她带来的所有疲态都从身上消失了，她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强壮。火心跟在她后面游过河。云层变得越来越薄，火心从水里出来，正好迎上一阵凉风，吹得他浑身发冷，不禁又想起灰条眼里的痛苦神色。他走到炭毛身边，弯下脖子舔她的耳朵。沙风同情地看着火心。族里其他猫站在河岸边，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丛林。虽然月光昏暗，但大火造成的毁坏仍然显而易见。树木被烧得光秃秃的，空气里没有了树叶和香薇的清香，到处弥漫着木炭和泥土的焦煳味。

蓝星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她一刻不停地经过群猫身边，径直走上通往太阳石的斜坡，走上回家的路。大家只得随后跟上。

沙风小声说："我都认不出这里了。"火心点头认同。

他加快脚步走到云爪身边说："云爪，谢谢你按照我的要求留在河族的

营地里。”

云爪耸了耸肩膀，说：“这没什么。”

“长老们的情况怎么样?”

“半尾和团毛的死对他们的打击很大，一时半会儿缓解不过来。”云爪的语气很柔和，“但我在你离开的时候，给他们吃了一些猎物。不管多么悲伤，他们总得保持体力呀。”

火心为自己学徒的善解人意感到十分自豪，夸赞道：“干得好，这件事做得很对。”

大火过后，营地就像平地上的一道疤痕。沙风站在沟沿向内眺望，火心看见她在微微发抖，自己也打了个寒战。虽然身上的水已经干了，他仍感到身体有些冰凉。众猫缓缓爬下山坡，跟随蓝星走进营地。大家站在空地内，默默地环顾四周，打量着这个已经被烧焦了的家园。

寂静中蓝星突然对着火心发狠说：“带我去看黄牙的尸体!”

火心的毛顿时竖立了起来。近几个月来，火心一直想方设法在大家面前掩饰蓝星的脆弱。现在，她身上那种脆弱的表现终于荡然无存，但此时的蓝星却又与以前不同，不再像火心初进雷族时见到的那样举止温和、充满智慧。火心向巫医巢穴走去，蓝星在后面跟着。他转头看见炭毛一瘸一拐地也走在后面。

火心站在巫医巢穴前说：“她在里面。”蓝星走进那道阴暗的石缝中。

炭毛坐下来静静等候。

火心问：“你进去吗?”

炭毛说：“我迟些时候再伤心。蓝星现在需要我们。”

炭毛沉着的语气让火心感到非常惊讶。他看见由于悲伤，炭毛的双眼里失去了往日的明亮，但那眼神却镇定自若。炭毛的精神力量使得他也渐渐稳住了神。

巫医巢穴里响起一声凄凉的尖叫。蓝星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疯狂地左右转头望着眼前黑乎乎的废墟，怒吼道：“星族怎么能这么干?难道他们一点儿怜悯（mǐn）都没有吗?我再也不去月亮石了!从现在起，我的梦不再和星族分享。星族已经向我的族群宣战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火心看着蓝星，惊得目瞪口呆。他看见炭毛平静地走进巫医巢穴，寻思她是不是去哀悼黄牙了。但不一会儿，炭毛嘴里衔着东西走了出来，放在蓝星面前。

她说："蓝星，吃下这些东西，它们能缓解你的伤痛。"

火心问："她受伤了吗？"

炭毛转身瞧着他，压低声音说："可以这么说，但她的伤用肉眼是看不见的。这些罂粟籽能让她平静下来，给她的心灵一段愈合的时间。"她回身又对蓝星说："吃下去吧，求求你了。"

蓝星顺从地低头把罂粟籽吃进嘴里。

炭毛柔声说："走吧。"说完，炭毛领着这位雷族族长离去。

火心看着炭毛处理事情的镇定神态，心里感慨万千。黄牙天上有知，定然为她的学徒感到骄傲。他走进巫医巢穴，咬住黄牙尸体颈背处的皮毛将她拖入月光下的空地，认真摆好尸体，让她看上去如同活着一样享有尊严。然后，火心弯下脖子舔了一下黄牙，低声说："你将在星空下睡最后一晚。"说完，他遵守承诺趴下来开始为黄牙守夜。

到后半夜的时候，炭毛也过来了。此时地平线上已经泛起一线粉红色。火心站起来，舒展了一下疲倦的四肢。他环视了一眼空地周围。

炭毛低声说："别为这片森林太难过了。经受这次伤害后，它将会迅速恢复生长，就像一块断裂的骨头会加速愈合一样。"

她的话让火心感到宽慰了许多。火心感激地低了低头，朝其余的雷族猫走去。

鼠毛正坐在蓝星巢穴外守卫。

白风从暗处走出来，向火心解释道："是炭毛让这么做的。"只见白风的身上依旧沾满烟灰，由于烟熏外加疲惫，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她说蓝星病了，需要派猫守候。"

火心说："很好。其他猫的情况怎么样？"

"大部分猫找到相对干燥的地方后睡了一小会儿。"

火心心念转动，不由得脱口而出："我们应该派遣一支早班巡逻队。虎掌也许会利用这场灾难。"

白风问：“你想派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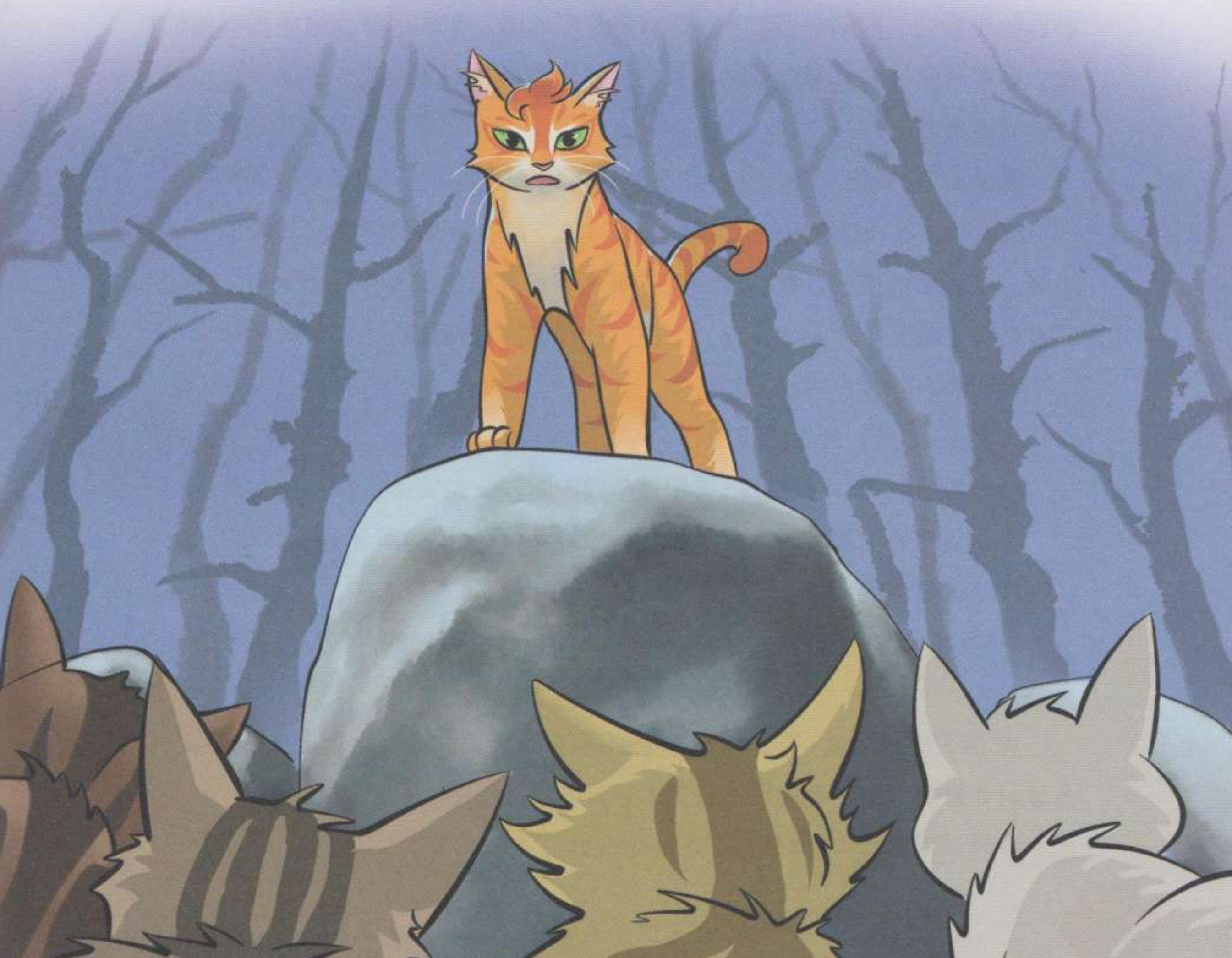
“黑条似乎最为合适，不过他力气大，留下来重建营地较好。”火心虽然这样说，但他知道这不全是实话，其实他真正想的是把黑条安排在自己能看得见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意见，我也想把你留下来。”白风点头同意，火心继续说：“我们应把发生的事情向族群通报一声。”

白风皱着眉头说：“蓝星正在睡觉，你认为我们该打搅她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我们不去打搅她，让她好好休息吧。我来向大家通报。”

他轻松跳上高岩，向族群发出召唤。众猫从残破的巢穴里慢腾腾地走了出来，当看见高岩上站着的不是蓝星而是火心时，大家都惊讶不已。

等大家到齐后，火心说：“我们必须重建营地。我知道营地现在看起来



一团糟，但如今正值绿叶季，这片遭受创伤的森林会迅速生长起来，比以前更加繁茂。”说到这里，他冲炭毛眨了眨眼睛。

黑条站在队伍后面顶撞说：“这些话为什么不由蓝星出来告诉我们？”

火心说：“蓝星很疲惫。炭毛给她吃了些罂粟籽，这样她就能睡上一觉，有利于恢复。”高岩下的群猫纷纷焦虑地议论起来。

火心宽慰大家说：“她休息得越多，恢复得就越快。”

纹脸愁眉苦脸地说：“森林被烧光了，猎物在大火中或死或逃，我们将来吃什么啊？”她忧虑地看着蜡爪和香薇爪，脸上流露出作为母亲的关心。

火心向她保证道：“猎物会回来的。我们要像往常一样狩猎，如果必要，就去更远一些的地方狩猎。”看见众猫纷纷表示赞同，火心又多了几分自信。

“长尾、鼠毛、刺爪和尘毛，你们执行早班巡逻。”四只猫抬头看着火心，点头领命，“迅爪，你接替鼠毛为蓝星站岗，务必不要让她受到任何惊扰，剩下的猫开始重建营地的工作。白风组织队伍收集材料。黑条，你负责修建营地的围墙。”

黑条问：“我能干些什么？香薇都被烧光了。”

火心回答：“把能用的东西都用上，但要确保围墙修得坚实。我们一定不能忘了虎掌的威胁，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所有幼崽都要待在营地里，学徒只有在武士陪同下才能出营地。”火心望着沉默的猫群说：“大家同意吗？”

众猫大声呼喊：“我们同意！”

火心说：“好，开始工作吧！”

众猫纷纷散去，聚集在白风和黑条周围听候他们安排工作。

火心从高岩上跳下来，走过去对沙风说：“我想要为黄牙举行葬礼。”

沙风困惑地说：“你刚才没提她死亡的事。”

“还有半尾！”火心身边突然响起云爪的声音，听他的口气显然是在责怪火心。

火心不自在地说：“大家知道他们死了。这件事应当由蓝星正式通报，方显对死者的尊重。等她状态好些了，她会这么做的。”

沙风试探着问：“如果她好不了怎么办？”

火心生气地说："她会好起来的！"沙风吓得身子一抖。火心暗暗自责，她不过是说出整个族群的担心罢了。如果蓝星真的和星族作对，那么黄牙和半尾永远也听不到把他们送往星族的祈祷了。

火心感到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小。如果森林不能在落叶季到来前恢复怎么办？如果他们找不到足够的猎物怎么办？如果虎掌来袭怎么办？他喃喃地说："如果蓝星不能好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沙风怒气冲冲地喊道："蓝星让你做她的副族长，是期望你知道该怎么做！"

沙风的话像一根刺扎痛了火心，他愤愤地说："不用你来教我，沙风！难道你没看见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吗？别光顾着批评我，赶紧去组织学徒把黄牙埋了。"随后，他又瞪着云爪吼道："你也可以走了，再敢瞎捣乱有你好瞧的！"

他转身大步走向空地，留下沙风和云爪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他知道自己刚才做得有失大雅，但他们提出了一个他还没有准备好回答的问题，一个他害怕得不敢往深处想的问题。

如果蓝星永远好不了怎么办？

第十章　蓝星的缺席

接下来的几天阴雨蒙蒙，但重建营地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雨天倒帮助雷族把营地里的灰烬冲刷干净了，而且雨水也有助于森林恢复生长。

这一天早上，艳阳高照，碧空万里无云。火心愁闷地想：天空是为今晚的森林大会特意放晴的。他还是头一回希望月亮被乌云遮蔽住，这样森林大会就开不成了。蓝星还远没有达到康复的状态。她常常足不出户，有时在白风百般劝说下，才走出来看一下营地修复的进度如何。她冲辛勤工作的猫们眨眨眼睛后，便又回到巢穴里。火心怀疑她是否还记得今晚要召开森林大会的事，也许他该提醒蓝星一下。

他沿着空地边缘行走，暗暗赞叹大家努力工作的成果。营地已经初步恢复旧貌。

长老们居住的那根橡树的空心树干虽然被烧光了枝叶，但好歹残存了一段。大家从森林里找来带叶子的树枝精心修复好育婴室，用最粗大的树枝修建营地围墙。虽然育婴室没有了荨麻带刺枝干的保护，树枝围墙没有以往的香薇丛围墙密实，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剩下的工作他们不得不等到森林重新生长后再做。

火心听见育婴室后面有声音，他透过枝叶看见一个熟悉的白色身影，喊道：“云爪!”

云爪从育婴室后走了出来，嘴里还衔着用来加固育婴室墙壁的细枝。火心高兴地眨了眨眼睛。这些天来，不只他注意到云爪在重建营地方面工作得多么努力，火心再也没有听到有谁来告云爪的状。他寻思云爪是不是经历这次大火之后，终于明白了忠诚的真正含义。云爪一声不响地站在火心面前，身上的毛沾满了泥水，成了一团一团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火心温和地说：“看把你累的，去休息吧。”

云爪放下嘴里的细枝，说：“让我先干完这些活儿吧。”

“你可以迟会儿再干。”

云爪争辩道：“但我只差一点点就完成了。”

火心坚持说：“看你连路都走不稳了，快去休息。”

“是，火心。”云爪转过身，朝长老巢穴那里望了一眼，见小耳、斑尾和一只眼坐在里面，于是说：“长老巢穴里显得真空啊。”

火心说：“团毛和半尾现在跟星族在一起了。他们今晚就会从天上的银毛星带里望着你。”他不由得想起蓝星始终拒绝为死去的同胞举行正式葬礼，心里十分难过。

记得蓝星曾冷酷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他们去星族的，我们的武士祖先不配得到雷族猫的陪伴。”后来白风依照在河族营地里为团毛念的悼词，又为黄牙和半尾念了一遍，使他们的灵魂安安全全地升往银毛星带，大家这才宽慰了许多。

云爪点了点头，但显出一脸不信服的样子。火心知道他仍然很难相信武士祖先们会站在银毛星带里往下看。他又说了一句：“快去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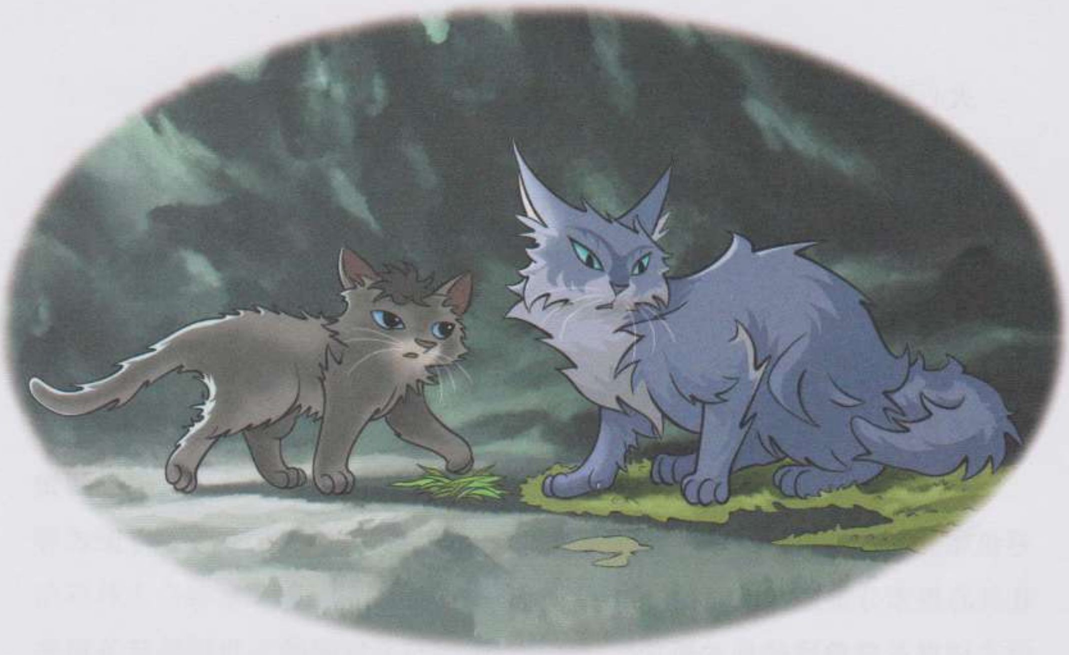
云爪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向那个被烧焦的树墩，学徒们正聚在那里相互舔梳。亮爪跑过来和云爪打招呼，云爪友善地和她对触了一下鼻子。但他实在太困了，上下眼皮直打架，和亮爪话说到一半便哈欠连连。他就地躺下，合上酸痛的眼睛。亮爪卧在他身边，温柔地舔去他身上的泥灰。火心看着他们，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他记得当初他和灰条也是这么亲密无间的。

他再次转身向蓝星的巢穴走去。长尾正坐在巢穴外，见火心经过，冲他点了点头。

火心站在族长巢穴外，只见原先挂在洞口的苔藓已经被烧光了，石洞也被烧得黢黑。他轻轻通禀了一声后走进洞内。由于没有苔藓阻隔，风直接灌进洞里。蓝星把她的窝安置在石洞的最里面。

炭毛坐在蓝星旁边，正把一堆药草往她身前推，嘴里催促着：“它们能让你好起来。”

蓝星生气地说：“我感觉很好。”她怔怔地望着地面。



“那么我把它们放在这里了，也许你晚些时候能吃下去。”炭毛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朝洞口走去。

火心悄声问：“她怎么了？”

“老顽固。”炭毛回答着，擦着他的身体走出巢穴。

火心小心翼翼地走近蓝星，现在蓝星在他的眼里越来越陌生了。她把自己锁在一个恐惧和怀疑的世界里，不但恼恨虎掌，也恼恨所有的武士祖先们。

火心低头行礼说：“蓝星，今晚就要召开森林大会了。你决定好派谁去了吗？”

蓝星厌恶地说：“森林大会？这事由你决定吧，反正我是不会去了。星族再也不配受到我的敬重。”话音未落，一股烟灰随风从敞开的洞口吹了进来，呛得蓝星剧烈咳嗽。

火心见她身体瘦弱，但却摆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蓝星是这个族群的族长啊！是蓝星把星族的知识传授给他，告诉他武士的灵魂站在天上望着他们。蓝星的整个生命都是建立在这个信仰上的啊，火心不敢相信她竟然把这些信仰全部推翻了。

最后，火心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必敬重星族，只需要代表你的族群去那里就行了。大家现在需要你的力量。”

蓝星盯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我的孩子也曾需要我，但我把

他们丢给别的族群抚养。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星族说我有不同寻常的命运。可结果是什么呢？被叛贼偷袭？看着身边的同胞死去？星族错了。我所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

刹那间，火心感觉自己的血液像结了冰一样。他恍恍惚惚地转身走出族长巢穴。沙风已经接替了长尾的位置守在洞外。火心满怀希望地瞅了瞅她，但显然她没有原谅火心早先刻薄的话语，一直低着头任由火心从身边走过却一言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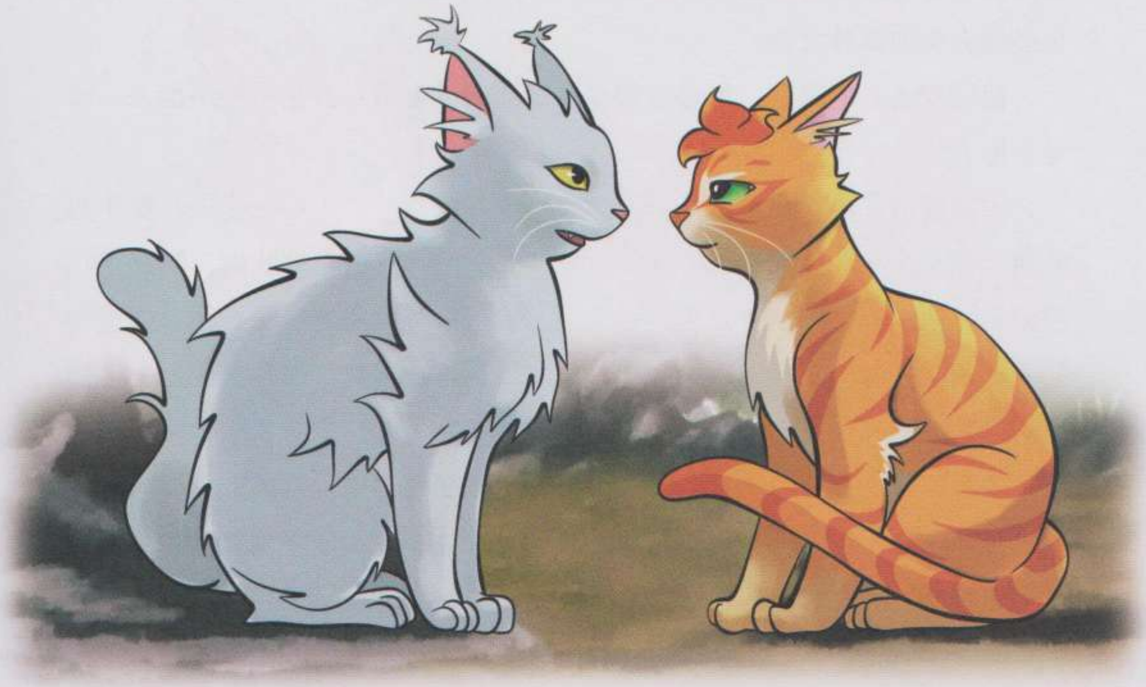
火心难过极了，他看见白风带着午间巡逻队返回营地，于是向他摆了摆尾巴。白风走过来，巡逻队的其他队员则四散开来，各自找寻食物和休息的地方。

火心对白风说：“蓝星的状态恐怕不能参加森林大会了。”

白风摇了摇头，似乎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他平静地说：“要在以往，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阻挡蓝星参加森林大会。”

火心告诉他：“不论怎样，我们都该去参加森林大会。我们应该把虎掌的事情告诉别的族群，他和那帮泼皮猫是森林中所有族群的祸患。”

白风点了点头，说：“我们就说蓝星病了。因为如果我们把蓝星很虚弱的事告诉他们，我怕会招来灾祸。”



火心分析说：“如果我们不去，情况会更糟。其他族群都知道这场大火的事，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强健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白风同意道：“风族的确仍对我们抱有敌意。”

火心坦白说：“沙风、云爪和我在他们的领地里赶走了他们的巡逻队，更加深了他们的敌意。而且，我们还要考虑河族方面。”

白风惊讶地看着他：“但他们帮助我们躲过了这场火灾啊。”

火心回答：“我知道，不过，我总怀疑豹毛兴许会向我们要些回报。”

“我们没什么东西可给他们的。”

火心回答：“我们有太阳石。河族从来不掩饰他们对太阳石的兴趣，而现在我们则需要每一寸能够狩猎的领地。”

“至少影族经过瘟疫后变得很虚弱了，那是唯一暂时不会攻击我们的族群。”白风说。

火心点头同意：“是啊。”他不由得为他们庆幸别的族群遭受灾祸而感到愧疚。“事实上，虎掌的消息也许对我们有利。”白风迷惑不解地看着火心，火心继续说：“如果我们能让别的族群相信虎掌对大家都构成了威胁，他们也许就会严守边界，再没有精力来对付我们了。”

白风缓缓点头，说：“在我们恢复实力的这段时间里，这也许是让他们远离我们边界的最好方法了。你说得不错，火心，即使蓝星不能同行，我们也必须去参加森林大会。”

他盯着火心的眼睛，知道他们都在想同一件事情：蓝星不是不能去，而是不愿去。

太阳落山了，众猫纷纷从微薄的猎物堆里取食吃。火心挑了一只瘦小的歌鸫（dōng），他走到荨麻丛旁，三两口就把那只歌鸫吃进肚内。猎物正在回归丛林，但回归的速度很慢。这些天来，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火心知道他们不得不在生存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少捕猎物，好让猎物尽快地繁茂起来，那时他们就能够开怀大吃了。

等大家吃完晚饭，火心站起来穿过空地跳到高岩上。众猫的目光齐齐地向他投送过来。不需要火心高声召唤，大家已齐聚在高岩下，充满疑惑地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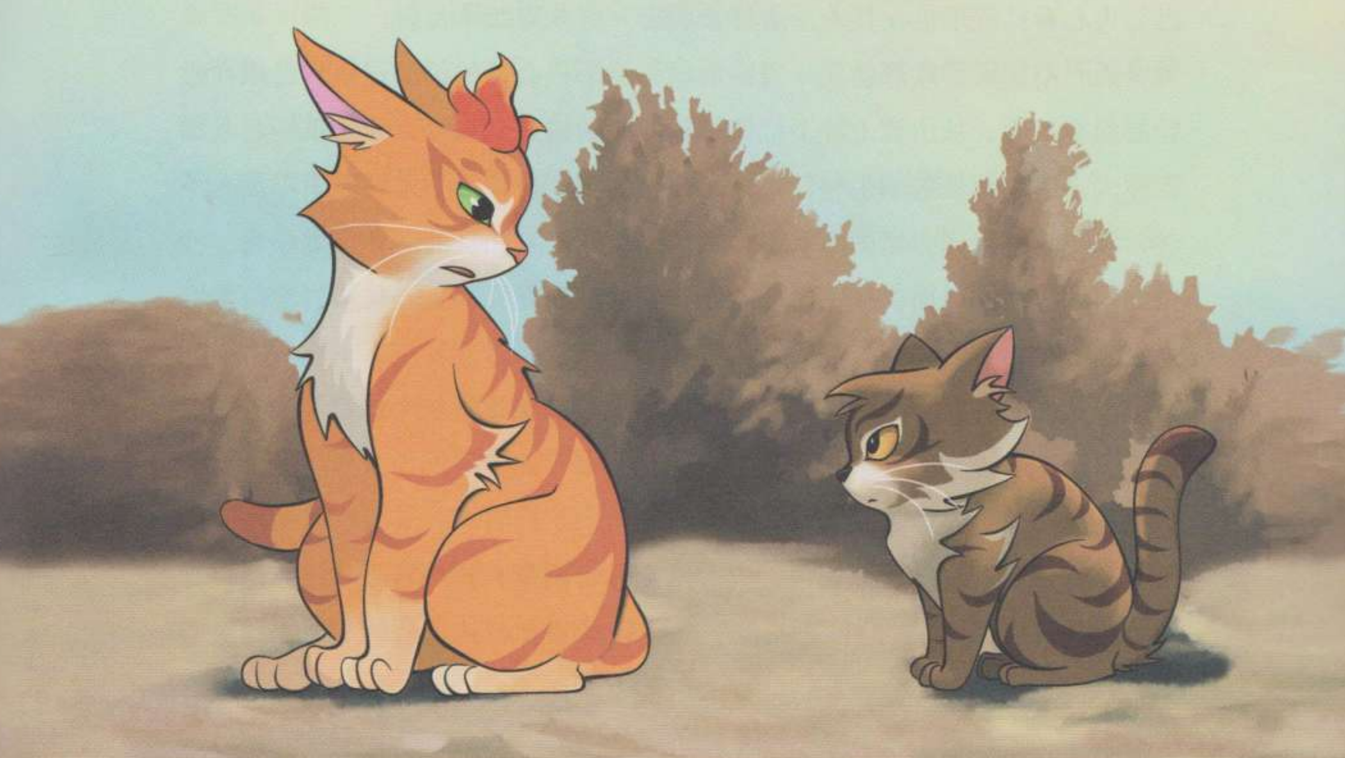
火心大声宣布说：“蓝星不准备参加这次森林大会了。”

群猫吃了一惊，议论声不绝于耳。白风站起来招呼大家安静下来。族里的猫们对蓝星的心理状态能够猜到几分呢？在河族营地里，大家团结一心，不让河族猫察觉出蓝星的异样。但在他们自己的营地里，大家都为蓝星的虚弱感到担忧和害怕。

此刻，虎掌的儿子黑莓崽正坐在育婴室外，睁着好奇的大眼睛仰头望着火心。火心看着那双琥珀色的眼睛，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幅虎掌在丛林里巡游的画面。

黑条顶开众猫走到前面，说：“这么说雷族不打算参加这次森林大会了？说得也是，一个族群没有族长那还成什么样子啊？”

黑条闪烁不定的眼神似乎带来一丝不祥的预兆。火心排除杂念，对整个族群说：“雷族将于今晚参加森林大会。我们必须向别的族群表明，虽然经历了这场火灾，但我们仍像以前一样强壮。”群猫纷纷点头赞同。学徒们激动地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流露出热切的神情。他们还太小，不明白在族长缺席的状态下参加森林大会的严重性，他们心里想的只是希望能被允许参加森林大会。



火心继续说："我们决不能显露出任何虚弱的迹象，为了蓝星，也是为了整个族群。记住，我们是雷族！"他高声吼出最后几个字，刹那间，他感觉到自己胸中充满了豪情。整个族群群情激奋，高声呼应。

"我将带领黑条、鼠毛、沙风、白风、蜡爪和云爪去参加大会。"

黑条问："剩下的猫足够保卫营地吗？"

长尾补充道："虎掌知道今晚有森林大会，如果他利用这个机会偷袭营地怎么办？"

火心说："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多留些猫防守营地。如果我们在森林大会上显露出虚弱的迹象，就有可能会招来其他族群的攻击。"

鼠毛赞同道："他说得对，我们不能让其他族群看出我们的弱点！"

柳带说："河族已经知道大火摧毁了我们的营地，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雷族还像以往一般强大。"

火心说："那就这么说定了。长尾、尘毛、霜毛、纹脸和蕨毛留下守卫营地。长老和猫后们，你们和他们在一起将很安全，我们会尽快赶回来。"

他看见大家议论了一阵后，都点头称是，心里顿时轻松下来。"很好。"说着，火心从高岩上跳下来。

参加森林大会的武士和学徒已经聚集在营地入口处，不耐烦地摇晃着尾巴。火心看见云爪也在其中。这是云爪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

火心刚加入雷族那会儿一直盼的就是这个机会，他仍能记得自己跟在强壮的武士后面，从山坡上冲下"四棵树"时的情景。如今，和云爪一起参加森林大会的却都是些烟尘仆仆、饥肠辘辘的猫，这让火心感到美中不足。不过，火心能感受到大家的激动心情，能感觉到大家如从前一样精力旺盛。沙风的前爪抓蹭着地面，鼠毛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火心加快脚步向他们走去。

经过长尾身边时，火心停下脚步说："长尾，留下的武士中只有你是资深武士，好好守卫营地。"

长尾低头行礼："我保证大家的安全。"

看见长尾对自己如此尊敬，火心感到非常满意。他一转眼看见营门口处黑条投来戏谑（xuè）的目光，似乎已经看穿了火心其实是色厉内荏。火心

经过沙风时瞅了她一眼，见她怔怔地看着自己。

“蓝星让你做她的副族长，是期望你知道该怎么做！”沙风这句当初顶撞他的话，现在却忽然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轻蔑地望了黑条一眼，率先走出营地。

雷族众猫默默无语走在丛林里，烧焦了的树木在夜幕映衬下就如弯曲狰狞的爪子。火心踩在炭灰里，感觉又潮又黏。但是他嗅到焦木上吐出的新芽的气味，感觉到在这片废墟底下，正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他回头瞅了一眼，看见云爪紧紧跟在队伍里。沙风加快脚步冲上来和火心并肩而行。

她气喘吁吁地说：“你在高岩上说得很好。”

火心回答：“过奖了。”他们遇到了一个土丘，火心领先几步，但到达顶部时沙风又赶了上来。

她轻声说：“我说蓝星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只是有些担心。营地恢复得这么好，考虑到……”

火心酸涩地猜测：“考虑到我是副族长吗？”

沙风说：“考虑到营地被毁坏得那么严重。”火心的耳朵抽动了一下。沙风继续说：“蓝星必定为你感到骄傲。”火心心里一沉——他怀疑蓝星是否注意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他很感激沙风能说这番话。

他又说了句：“过奖了。”两只猫奔下土丘，火心转头凝视着沙风的眼睛说：“我想，沙风……”

忽然他们身后传来黑条的声音：“你准备怎么对其他族群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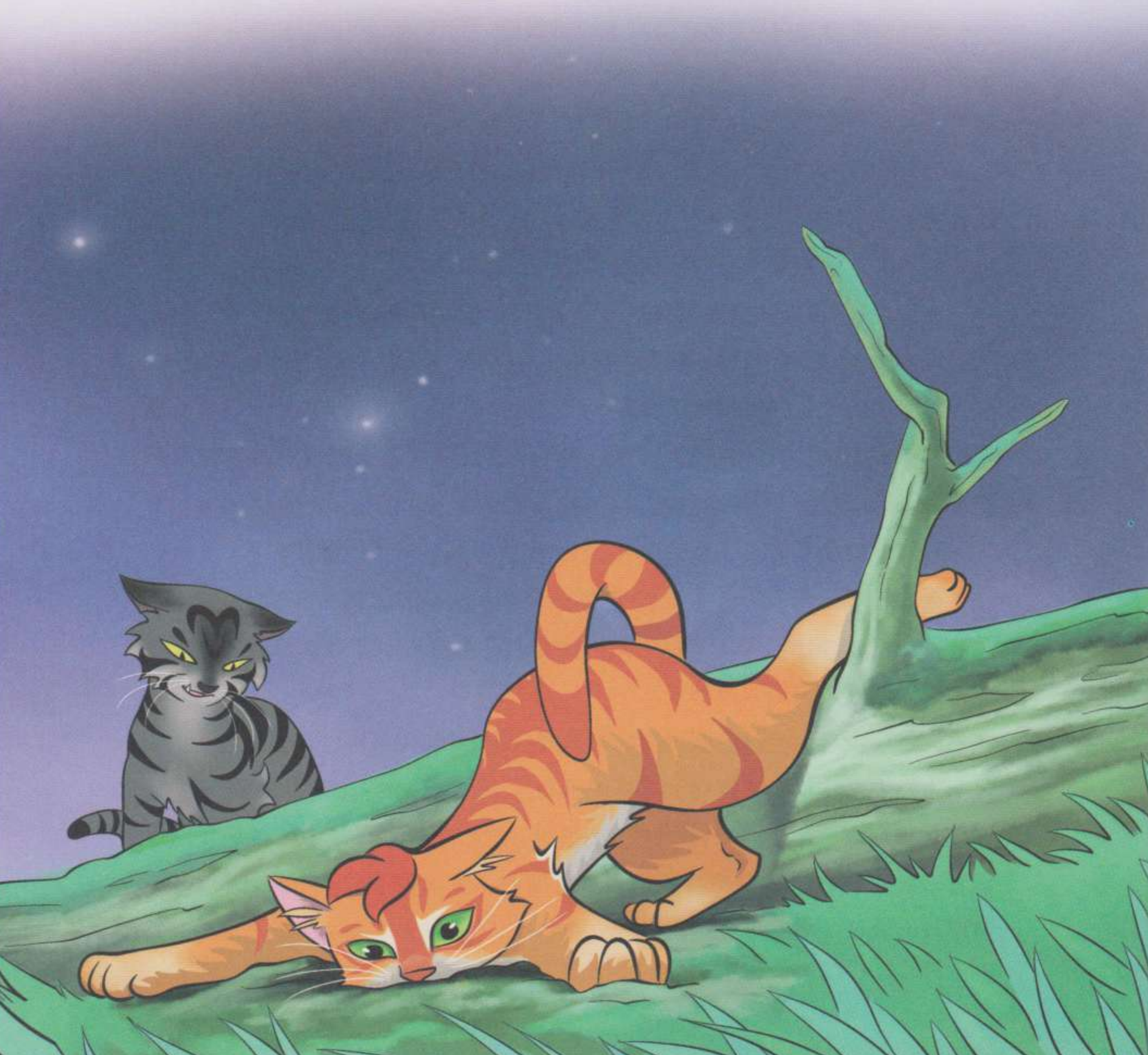
火心还没来得及回答，已经跑到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前。他纵身一跳，却被一根树枝绊住了脚，重重地摔在地上。其他猫从他身边经过，见火心落在后面，都下意识地放慢脚步。

火心快步赶上。月色下黑条两眼放光，问：“你没事吧？”

火心强忍住爪底的疼痛，草草说了句：“哦，没事。”

众猫到达通往“四棵树”的山坡顶时，火心仍感到爪底隐隐作痛。他停下脚步喘口气，定了定神后才走到大家面前。大火没有殃及“四棵树”，那四棵巨大的橡树安然无恙地巍然耸立在谷底。

火心环视了一眼雷族众猫，看见他们晃动尾巴竖着耳朵，迫不及待地等候他的命令。很显然，大伙儿都信任他能够在森林大会上代替蓝星的位置，信任他能够带领雷族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其他三族面前。他必须要证明自己值得众猫信任。火心摇了摇尾巴，像以往蓝星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发出信号，然后率先冲向巨岩。



第十一章　影族族长竟是他！

会场上的空气里弥漫着风族和河族的气味。火心感到一阵焦虑，再过一会儿，他就要站在巨岩上面对这些猫讲话了。这里没有影族的气味。难道影族流行的瘟疫如此厉害，以至于他们不能来参加森林大会了吗？火心忽然对白喉产生深深的同情，随即他又想到了虎掌，想到那天虎掌站在雷鬼路边缘，白喉的眼睛里流露出惧怕的目光。忽然，他迫切地想登上巨岩，把虎掌给丛林带来的祸害告诉其他族群。

“火心！”一根须蹦到火心身边。他的友善表示让火心感到很惊讶。火心最后一次看见的风族猫，就是怒吼着逃进灌木丛里的泥掌了。但一根须显然没有忘记当初火心是如何引领他们回归家园的。在那次旅程中，火心和一根须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彼此都十分珍惜这份感情。

火心招呼说：“嘿，一根须，不论我们双方是否停战，你最好别让泥掌看见我们在一起说话。上次我和泥掌见面闹了点儿不愉快。”

一根须局促不安地回答说：“泥掌为他保卫领地的行为感到很自豪。”很显然，一根须已听说雷族猫在风族领地里的两次遭遇了。

火心说：“他也许感到自豪，但他没有理由阻拦蓝星去高石山。”他真希望蓝星那天到达月亮石。如果蓝星从月亮石那里得知武士祖先们并没有和她作对，现在的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

“高星听说那件事后也对泥掌感到不满。就算你们庇护断尾，也没有理由……”

火心截断他的话说：“断尾那时已经死了。”话一出口，他立刻为自己的无礼感到懊悔起来。只见一根须不自在地动了动耳朵。火心语气转柔，说：“对不起，一根须。再见到你真好。你过得怎么样？”

一根须听了他的道歉，释然道：“还行吧。我听说大火的事后很难过，我知道一个族群被迫离开家园是什么滋味儿。”说着，他同情地看着火心。

“我们已经回到营地了，而且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来重建家园。过不了多久，丛林会再次繁茂起来。”火心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充满自信。

一根须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从没有离开过家园一样。这个夏天我们多了许多幼崽。晨花的孩子已经是学徒了，他就在这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火心记得当初他们路经两脚兽地盘时，他曾冒着大雨帮助晨花带过一只湿淋淋的小毛球。他顺着一根须的目光，看见会场对面有一只棕色的小公猫。虽然他像风族其他猫一样是小个头，但长得很结实。

这时一根须忽然垂下头去，火心转头看见高星正向他们走来。高星眯缝起眼睛瞅着火心说：“我们最近时常见到你啊，火心。虽然你曾经引领我们回家，但我们并没有给你随便进出风族领地的自由。”

火心回答说：“我已经收到类似的警告了。”他竭力保持镇定，不让为蓝星打抱不平之意溢于言表——毕竟，森林大会是有规矩的，而且他也十分敬重高星。火心直视着高星的目光，语气坚决地说：“不管怎么说，我必须首先考虑本族的需要。”

高星瞅了他一会儿，微微点头说：“说起话来倒还像名真正的武士。和你同行过那一程后，我对蓝星选你做她的副族长并不感到吃惊。”他环视了一眼会场，补充道：“有些猫认为像你这么年轻的猫不可能挑起那么重的担子，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火心感到非常吃惊，没有料到风族族长对他的评价竟然会这么高。他高兴地点头称谢。

高星问：“蓝星在哪儿？我没有看见她。”虽然他的语气显得漫不经心，但目光中却流露出热切的神色。

火心轻描淡写地说：“她身体有些不适，不能来参加大会。”

“她在大火中受伤了？”

火心说：“她已经完全康复了。”他心里也希望自己说的是真话。

这时，一根须忽然抬起头。火心顺着他的目光向山坡上望去，只见三只影族猫正走进会场。打头的是影族巫医奔鼻。火心认得奔鼻身后的两只猫里有一只是小云，心里稍稍感到一些欣慰。小云的病显然已经痊愈了——这都

是炭毛的功劳。

其他族群的猫见影族猫经过自己身旁，纷纷向后退避，影族流行瘟疫的消息显然已经传遍了整个森林。

奔鼻走到巨岩下停住脚步。他似乎猜到了大家的心思，气喘吁吁地说：“请大家放心，影族的瘟疫已经治好了。我是来打头阵的，通知大家晚些开会，影族族长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高星问：“什么事让夜星迟到了？”

奔鼻阴沉着脸说：“夜星已经死了。”

这个消息像清风拂过丛林一样瞬间便在猫群中传开了，听者无不大吃一惊。火心眨了眨眼睛。影族族长怎么会死了呢？他刚刚才接受了九条性命。多么可怕的疾病啊！难怪小云和白喉怕得要离开营地呢。

白风问：“是灰毛来吗？”他指的是影族副族长。

奔鼻垂着头，说：“灰毛是第一批病死的猫。”

钩星从巨岩另一侧的阴影里走出来，问：“那么你们的新任族长是谁？”

奔鼻看着钩星说：“很快你就会亲眼见到了，他马上就到。”

火心对高星和一根须小声说：“请原谅，我得和奔鼻私下谈谈。”

火心向奔鼻走去。许多武士和学徒围在奔鼻身边，迫切想知道影族新任族长是谁。火心不知道奔鼻听闻黄牙的死讯后会有何反应，奔鼻近来目睹了那么多死亡，也许他不会把黄牙的死放在心上。但火心觉得在当众宣布黄牙的死讯之前，应当先和奔鼻私下里通个气。毕竟，黄牙做影族巫医时，曾经训练过奔鼻。除非他们建立师徒关系后不久黄牙便被断尾逐出了影族，否则他和黄牙的关系必定十分亲密。

火心朝奔鼻晃了一下尾巴，奔鼻见了立刻撇下七嘴八舌的猫，跟随火心走到一棵橡树下。奔鼻问：“有什么事吗？”

火心温和地说：“黄牙死了。”他感觉一股悲凉之情再次涌上心头。

奔鼻的眼睛里立刻蒙上了一层痛苦的神色，低下头去。火心继续说：“她是为从大火中救一个同胞而牺牲的，星族将会敬重她的勇敢。”

奔鼻没有回答，只是将头从一侧摆向另一侧。火心发觉自己因为悲伤而喉头发紧，他不想在这里过度伤痛，于是用鼻子触了触奔鼻的脑袋，迅速转

身离去。

其他猫等得不耐烦起来，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大。火心听见一名河族武士抱怨道：“我们不能再等了！月亮快要落山了。”

鼠毛同意说：“如果这位新任影族族长迟到，那是他自己的问题。”火心知道鼠毛的真实意思，她是想早早结束大会好返回营地。虎掌游荡在森林里，没有哪个族群是安全的。

火心看到会场中央处白影闪动，高星跳上了巨岩。很显然，他决定在影族族长缺席的情况下开始大会了。钩星向高岩走去。火心站起来，准备头一次以雷族领导者的身份参加森林大会。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虎掌祸害森林的事情告知各族的猫们。

火心听到沙风附在他耳边轻声说：“祝你好运。”他转头用鼻子轻触了一下沙风温暖的脸颊，知道他们已经言归于好了。然后，他迈开大步从众猫身边经过，向巨岩走去。

走到半路，火心身后忽然响起一声喊叫：“他来了！”

火心转身看见黑条抻长了脖子张望，但他们的视线被猫群挡住了，于是他们后腿站立，以便头仰得更高一些。只见那位影族的新任族长穿过猫群向巨岩走了过去。黑条的耳朵突然吃惊地竖立起来，两眼放光，直勾勾地盯着巨岩，几乎抑制不住目光中的兴奋。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能引起黑条这么大的反应？

清冷的月光下，一只阔肩膀、宽脸庞的大猫跳上高岩，站在高星身边。与这只大猫的个头相比，其他两位族长显得又瘦又小。火心一看，顿时如坠冰窟：这位新任影族族长竟然是虎掌！

Miao~

佳句妙段

动作描写

火心不假思索，朝那棵小树跳了过去。他抓住树干没有着火的部分，向黑莓崽爬去。黑莓崽抓着一根树枝，眼睛紧闭，嘴巴大张，已经叫不出声来。火心咬住黑莓崽颈背上的皮毛，这时黑莓崽完全松开爪子，身体立刻悬荡在半空。火心差点儿失去平衡，他牢牢咬住黑莓崽，爪子吃力地扒住树皮。

环境描写

忽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石头和树林都被照亮了。接着，群猫头顶上空响起一声炸雷，吓得大家都往石头下面躲。火心抬眼望天，透过烟雾，他看见乌云正在天空中翻涌聚集。一种原始的恐惧袭上火心的心头，他意识到暴风雨终于要降临了。

心理描写

雷族众猫默默无语走在丛林里，烧焦了的树木在夜幕映衬下就如弯曲狰狞的爪子。火心踩在炭灰里，感觉又潮又黏。但是他嗅到焦木上吐出的新芽的气味，感觉到在这片废墟底下，正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没看过《猫武士》
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猫武士
WARRIORS

猫武士
42 册

一个风靡世界的励志故事
一部讲述成长哲理的作品
让你从此对猫儿另眼相看

欢迎进入由猫主宰一切的《猫武士》世界

猫武士外传 17 册

熊猫勇士 6 册

勇士之地 6 册

狗武士 12 册

SEEKERS
熊武士

熊武士 12 册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12

下集预告

在瘟疫和大火之后，森林里的四大族群忙于休养生息。但平静的外表下，却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雷族的叛徒、火心的宿敌——虎掌，居然成了影族的族长，成为丛林里最有势力的猫之一！这让火心和他的族群忧心忡忡。巫医炭毛梦中的冷酷声音代表什么？雷族是否真如蓝星所说“已经被星族抛弃”？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8028-1
9 787514 880281
定价：15.00 元